



同仇 敌忾

# 六 姓 同 仇

卜 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2\frac{5}{8}$  字数：50千字

1977年3月第1版 1977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5,500册

---

书号：3088·144 定价：0.17元

## 内 容 简 介

《六姓同仇》是煤矿工人邢福林同志一家的亲身经历。它扼要地记载了在旧社会他们一家人怎样遭受地主、资本家、日寇的残酷剥削、压榨，而造成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怎样由四个省的六家人组成一个矿工家庭；又怎样和地主、资本家、日寇进行了坚决斗争。全书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刻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反动性、腐朽性；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的战斗生活；揭示了只有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真理。

全书充溢着无产阶级感情，是进行阶级教育的一部生动材料。

封面、插图：邓平、森墨

# 目 次

引 子.....	1
一、学徒生涯.....	3
二、同藤苦瓜.....	10
三、童养遭遇.....	16
四、长工深仇.....	25
五、阶级情重.....	34
六、塞外严冬.....	42
七、风雪归路.....	50
八、新仇旧恨.....	59
九、惊雷报春.....	66
十、激流勇进.....	74

## 引 子

在吕梁山麓、汾水河畔的汾西矿务局，革命蓬勃发展，生产蒸蒸日上，到处是一派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在这沸腾的矿山，人们看到一个四十开外的老矿工，迈着矫健的步伐登上了讲台——他就是四届人大代表、水峪矿子弟学校工宣队指导员邢福林。

这天，全矿革命大批判会在工人运动场举行，四周贴满标语，场内坐满了矿工。人们都把目光集中在讲台上这个熟悉的身影上，全场鸦雀无声，一片寂静。

“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是对刘少奇、林彪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深刻批判。我们一定要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这时，会场上口号声一片，矿工们义愤填膺，振臂高呼：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口号声一落，邢福林继续说：

“新中国，是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推翻三座大山打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阶级较量，破浪前进的。事实证明，阶级斗争

过去没有熄灭，现在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不会熄灭。今后，我们要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能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千万不能忘记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在万恶的旧社会，惨遭剥削和压迫的深仇大恨呵！”

接着，邢福林凝仇铸恨，愤怒控诉了旧社会残害他一家人的滔天罪行。

邢福林这个文化大革命中走上领导岗位的老矿工，在旧社会有诉不尽的苦和仇。他现在这个家，是由来自四个省的六姓人组成的一个矿工家庭。解放前，他们家一姓一本血泪账，一人一腔阶级仇。他家的过去，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同仇共愤的阶级深情，同时，又深刻揭露了旧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所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悲惨情景。

要知道邢家六姓人是怎样从万恶的旧社会走过来的，让我们从邢福林的养父邢进山来说起吧！

## 一、学徒生涯

一九一三年三月，河北省杨柳青镇上“俊德堂”药铺里，新添了一个十三岁的学徒。他，肩宽，胸阔，浓眉，大眼，就象个武术班的弟子，体瘦却身架壮，精神而有力量，这就是独流镇老长工邢善忠的独生子——邢进山。

他手脚麻利地滚着药碾子。“咕隆”“咕隆”，脚下的碾子滚动，碾底的药花飞奔，汗珠从那密扎的发际顺着脸颊、耳根和脖子一串一串滴嗒下来，碾着，碾着，疲惫无神的眼睛合上又挣扎着睁开，摆动着的腿停下又吃力地动起来。“不敢瞌睡，碾啊！”他提醒着自己，眼前却浮现出离别父母到药铺时的情景：

那是炎夏的一个清晨，邢进山一早就被爹叫醒，母亲把一条补了又补的破被子卷成一小卷跨在他的肩上。父亲在怀里掏呀，摸呀，终于掏出十几个铜子来，塞在他的手中，亲切而认真地再三叮咛：“小羔（进山小名），到那儿后要多操点心，勤快些，要记住你这是在替自己闯一条路呢！”

“替自己闯一条路”，这是邢进山父母的心愿啊！邢进山家几辈子受苦受累当长工，他爷爷给船霸扛长工一辈子，到头来留给儿子的只是夏不遮雨、冬不挡寒的破草房。紧接着父亲上了船，奶奶和母亲也没明没夜地去给地主家编蒲扇，织蒲包，他们腰累弯了，头发愁白了，可是，一家仅有四口人，仍然是饥寒交迫，生活没有个着落。小羔就这样血

泪拌着糠菜在苦水里泡大了。这时，邢善忠一夜又一夜地思量着，琢磨着，横下一条心，就是老人们再受苦再受累，也要咬着牙一步一步地挺着，不能让孩子再和自己一样给地主当牛作马活受罪，就这样，他把邢进山送进了这家药铺当了学徒。

“替自己闯一条路”，邢进山回味着父亲的叮嘱，拼死拼活地顶着干，苦水往肚里咽，仇恨往心底藏，渴望着学到手艺的一天。

“进山！”尖厉地一声喊，随着话音，“啪！”一记耳光落在进山头上。“还没有碾完？碾到几年？不看到什么时候了。还不去做饭！”老东家龇牙咧嘴的站在进山的面前。

进山当学徒每天的正事主要是两件：做饭和碾药。至于抓药，配方等技术活连边都不让沾。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做十几个人的饭，啥也得亲手干，活计象山一样压来。然而苦倒别说，掌柜的成天横挑鼻子竖挑眼，受不完的气实在使进山无法忍受，尤其是那个骄横的少东家，他不仅经常仗势打骂人，而且常常横行霸道诬陷人。

一天，掌柜的买来几斤红薯，说是老东家要尝鲜。进山拿过红薯来，洗好，放在蒸笼里蒸好。一下笼，外号叫“野狗”的少东家闯进来了，满嘴流涎水，不顾热气滚烫，伸手拿了一个，饿狼似地吞噬起来。进山回头看见，扑上去就抢，“野狗”拼命地往嘴里填，一个红薯转眼就塞进嘴里。进山手脚一齐上，直打得“野狗”连连往后倒退，“野狗”想喊，可是嘴里塞满红薯喊不出声，只好气急败坏地撒腿跑了。进山气呼呼的正往回返，掌柜的从厨房走了出来，嘴里骂着“偷吃狗”，不容分辨，抡起擀面杖向他的身上腿上打



来。进山顶道：是你们“野狗”偷吃了红薯，反倒诬赖我。我是来学手艺来了，又不是吃你的棒子来了。这算什么学徒？我不干了！他说着顺手把腰间围着的破围布撕下，照着掌柜的秃头扔去，扭头就往外跑，一口气便跑回了独流镇。

在药铺学不下手艺，邢善忠没有责骂孩子，又费尽周折让进山在天津一家玉器作坊当了学徒工。这里的掌柜的，人称酒鬼魏壶，整天吃喝玩乐。邢进山这个小徒弟，挑水做饭、提壶倒尿少不了他，杂活重活都得他干，啃窝头，住作坊，四季和衣睡，夏天水淋淋，冬天虱爬满。更遭殃的是，“酒鬼”常常拿他来出气，头上经常被打得大包摞小包，脸上、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在这里，小羔子也几次想跑掉，可是他一想到父母亲再三再四的叮咛；一想到父母亲一辈子无手艺累死累活的苦难；吞苦咽泪，耐着性子顶着，熬呀，盼呀，度日如年，好容易熬磨了两年半。快要满师了，小羔子脸上挂上了笑容，邢善忠和老伴更是满怀希望，扳着指头数哪，计算着孩子学到手艺闯出路来的一天。

出师一天一天逼近，日子却一天比一天艰难，掌柜的对



徒弟越来越歹毒，常常鸡蛋里挑骨头瞎挑刺，稍有差错，随意拣起工具乱打乱砍。已经十六岁的邢进山心里明白这是掌柜有意设的鬼门关，工作中格外操心，日夜紧张奔忙。这个壮小伙子明显地看到脸削瘦了，眼窝塌陷了，整天额头挂满虚汗，衣服浸渍不干。一天中午，过度疲惫的邢进山手把玻璃在磨机上磨着。一时倦意袭来，眼皮一打架，手一松，“哐啷”一声，玻璃落地打碎了。正喝得烂醉的“酒鬼”听到玻璃声响，犹如掏心摘肝，象疯狗一样连滚带爬从楼上跑下来，抽下砂轮上的木轴，没头没脑就向进山打来。顿时，邢进山眼冒金星，耳鼓鸣响。魏壶真狠毒啊！邢进山紧咬下嘴唇，挣脱身子，奋力向放玻璃的墙角跳去，狠狠一脚蹬倒堆放的玻璃，只听见，“噼噼啪啪”几声响，几块大玻璃都成了一堆碎片。接着他又闪到门口，向外冲去。“酒鬼”一看，气得脸象猪肝一样发紫，疯狂挥舞轴头撵了出来。就这样，邢进山又离开了玉器作坊。

“上哪里去？”邢进山一口气跑出三十里地，心神稍安定下来，才想到了这一问题。回家去？父母亲又看到自己半途而废，学徒二年的希望一时破灭，该多么恼火，多么难过啊！再返回作坊？“酒鬼”决不会轻饶。况且即使满师，只是饱尝了毒打的各种滋味，没学到半点技术有什么用？半截小伙子啦，自己闯一条路吧！邢进山这样思谋着，来到杨柳青一个地主家当了看门的杂工。

没过几天，独流镇有人来杨柳青赶集，看见邢进山在这里，都惊讶地告诉他说：小羔呀，你跑后，你父亲一天一趟天津，到处找你，你母亲天天在家哭，还不赶快回去！

一听这话，进山再也呆不住了，辞掉活计，飞也似地向

家奔去。走到家门口，进山的心怦怦直跳，他想进去，但又犹豫起来。

“我早说，你们别逼着孩子走那条鬼门道，你们偏偏不听。这不，孩子跑了，若有个三长两短，我看你们怎么收拾？”这是奶奶的叨叨声。

“娘，别埋怨了。我们原来也是为他好，想不到……”这是娘带着哭腔的声调。

“唉！在天津跑遍了，亲戚家也找完了，还是找不着，不过娘您放心，进山总会回来的。”这是爹的唉叹声。

听着这一句句扣心的话，邢进山再也耐不住了，禁不住推开门闯进家去。

邢进山的学徒生涯就这样结束了。穷人学手艺难啊！决心让孩子闯一条生路的邢善忠，到这时才算深深明白了这一点。他彻底打消这种念头，再也不让孩子出去了。

邢进山一身力气，手勤腿快，不少地主老财都打上了他的主意，什么锄地收割，什么泥瓦打杂，人们争着揽雇。这一年，在给一个姓董的泥瓦师傅帮工的过程中，邢进山学会了泥瓦的手艺，以后又学会了做醋。

一九二四年夏天，邢进山第一次以“手艺人”的身份，到天津“三立大号”（醋酱场）当大师傅。一进场门，王东家笑脸相迎，一句一个师傅，什么“工资按常规拟定”，

“搞得好东家亏待不了你”云云。邢进山一时觉得手艺人到底地位不同。可是到作坊一看傻眼了，大缸、小缸遍地摆满烂醋，腐臭霉烂味直冲鼻孔，使人窒息。看到这情景，邢进山眼前还晃动着的东家的笑脸，顿时觉得那么可憎可恶，心头不由升起一股无名的肝火：“原来这小子捉大头，让我给他收

拾这烂摊子！哼，咱走着瞧！”他愤愤想着，狠劲摔下盖醋缸的木板，向工棚走去。

邢进山在这烂摊子上忍着气干啊，干啊，眼睛熬红了，身板子拖瘦了。一年时间生意由亏变赢，王掌柜一时又阔了起来，盖房置地，娶媳妇嫁闺女，天天迎亲送客，顿顿喝酒吃肉，家业大振，十分得意，可他对邢进山却冰冷如水，给他的工钱分文没加。这就是资本家的“仁义”？这就是“手艺人”的处境？邢进山看着资本家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想着家中忍饥挨饿的父母，看着“三立大号”日益兴隆的买卖，想着自己家里难度的日月。越想越气，越比越恨。我们用血汗养肥了资本家，资本家反过来却坑害咱受苦人，世道竟如此不合理！邢进山边想边踏进柜房，拿上工钱，把铺盖一卷，说一声“你们另找人吧。”头也不回，坐船抄水路扬帆而去。这下可把王掌柜急坏了，立即坐火车追来。他托人又说好话，又许愿，可是倔犟的邢进山根本不理睬那一套。结果，那醋酱场，一时雇不到大师傅，醋都坏了。

有人说，“饥荒饿不倒手艺人”。可是那年月，军阀混战、炮火连天，抓丁抓差，搜刮民脂民膏，乡下人民生活根本没法过，别说修盖房子的少，就是搭炉盘炕的也不多。邢进山手拿瓦刀无处使，还得走父亲那条路——给地主锄地、看场、打秋、晒蒲，扛短工来。这种干了今天没明天，过了今日愁明日的生活，一直熬到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日寇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全中国，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不抵抗、投敌卖国政策。北京沦陷了，天津沦陷了。国民党军队成天象丧家狗一样抱头鼠窜，象丢了魂一样向后退却。一路上掠夺抢劫，大发横

财，老百姓无不切齿痛恨。

一天，邢进山站在房顶上泥草房，远远看见杨柳青的方向尘土飞扬，涌来黑压压的一群人。不一会，这群人窜进村来，他们穿黄皮，拖长枪，东家出，西家进，乱骂乱翻，追鸡牵牛，抢包袱，抢粮食，无恶不作。一看这情景，就明白：刮民党、白狗子又来了。进山没来得及下房，白狗子已溜进院子里来，慌慌张张搜刮了一顿，夹着尾巴跑了。

邢进山心头的怒火未熄，“轰隆隆、轰隆隆”、“叭叭叭、叭叭叭”的枪炮声又燃起了他新的仇火。白狗子逃走的第二天，日本鬼子鸣枪放炮虚张声势又扑了过来。村里人纷纷转移，邢进山顾了家里还帮着招扶邻居。等他收拾停当，刚走到大门口，只见鬼子端着刺刀已在街头出现。他知道走不掉了，索性返回来，佯装干活忙起来。鬼子张牙舞爪在家里翻腾了个遍，没有发现什么疑迹，才没有把他抓走。

日寇的进犯给华北人民带来了灾难，华北城乡家破人亡，土地荒芜，满目疮痍。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背井离乡。日寇的侵犯更加重了邢进山家的灾难。经过这样连续几次糟害后，坐月的女人暴病不起，扔下一个女儿离开了人世。时隔不久，祖父和父亲也都在愁苦中病故。前后不到一个月，一家就抬出去三位亲人。日寇的蹂躏，生活的摧逼，迫使悲愤万分的邢进山，忍痛离开了年迈的母亲和幼小的女儿，被招工队骗到山西大同煤矿。

## 二、同藤苦瓜

“呜呜——呜呜——”

“唉呀——唉呀——”

“娘呀——娘——”

邢进山天天下工后从黄崖底白工棚前过，天天都听到这凄惨的哭泣声，痛苦的呻吟声和悲切的呼喊声。

这是谁家？什么使他们这么悲痛？进山疑惑不解，不由自主地向房门走去。他撩起草帘一瞧，工棚内一幅惨景立刻把他怔住了：土坑边躺着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子，双眼紧闭，满脸血迹，嘴里艰难地喊着“娘——娘呀——水”。旁边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毛头赤脚爬在一个蓬头散发的女人身上“呜呜”哭泣。那女人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呻吟着。房内垃圾遍地，灶火冰凉……。看着这一切，邢进山浓眉紧锁，脸上布满了愁容。

这时一位老大娘端着一碗开水，怀中揣着两块干窝窝片走了进来。从这位大娘的嘴里才得知，原来，这孤儿寡妇三口是河南人，他们被日本人抓骗来山西大同煤矿后，染上了伤寒病，女人叫杨秀英拉肚不止，大儿子叫张法财流鼻血，都已经躺倒几天了，只有小儿子张小林没病，但他连糠菜也讨要不来，一家无依无靠，不是这位同乡大娘喂点汤水常来看望，早被拉尸队抛进了“万人坑”。

说到伤寒病，邢进山不禁打了个寒颤。眼前顿时涌现出

在日寇摧残下，无数矿工患伤寒病惨死的情景。

地处雁门关外的塞外古城大同，一年暑短冬长，从全国各地抓骗来的工人无棉衣挡寒，没热炕取暖，干牛马活，吃发了霉的黑豆饼、高粱面，喝井下的污水，哪个能受得了。没几天，许多人都染上了病，鬼子不仅不给治疗，反而一发现患病者，就说：“传染病的死啦死啦的”。重的，被拉到“烧人场”活活烧死；轻的，赶进“阎王洞”（隔离所）不闻不问，连病带饿很快就到半死，然后被活活扔进了“万人坑”。一九三八年和邢进山一起抓来的十几个同乡人，到一九三九年六月份，大部分都这样惨死了，剩下他和另外几个人，也是死里逃生啊！那年，一来大同，邢进山才明白，这里并不是招工队说得那样开机器，修楼房，有吃有穿。他们一进口泉就象犯人一样被关了起来，白天黑夜都有鬼子端着枪监视。他们整天顶烈日，冒严寒，修铁路，开大井，干最重最苦的活，整整苦干一年连一个工钱也不给开。一天晚上，气愤不过的邢进山串通几个工友，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他们刚走出不远，就被鬼子发现了，鬼子沿大路紧紧追来，邢进山和另外几个工友从河床里机智地绕过鬼子的追踪，跑到永定庄煤矿。他哪里知道：两地一个样，依然逃不出日寇的魔掌。一年来，他病了找工友，伤了靠工友，在和穷工友相依为伴的岁月中，使他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天下穷人心连心，受苦人抱成一个团来对付鬼子、把头的残害，才能死里求生。

邢进山从杨家出来，心神怎么也不能安定，眼前一直晃动着杨家母子那凄惨的情景。强烈的阶级感情激励他忘掉疲劳，不顾饥饿，东跑西凑借了些钱，把杨秀英母子送进医院治

疗，并将小林安顿到自己那里，心里才感到宽慰了一点。

自此，邢进山天天往医院送汤送药，杨秀英母子的病才逐渐痊愈。这寡妇孤儿打心里感激老邢。秀英利用给人洗补衣服的空隙，翻遍全家的家当，找到一些破布，并将积攒的几个钱扯了一尺新布，做了一双结结实实新帮新底的鞋子，送给邢进山。大儿子张法财，也跟着邢进山去干活，一心想替他分担点重活干。

“嫂子，我看人家邢进山就厚道，干脆和他结婚算了！”

“秀英，这年头，你们孤儿寡妇找了老邢还有个依靠。”

邻居嫂子和二娘都劝秀英和邢进山结婚。可是，每当人们这样劝说的时候，秀英总是低着头不作表示。

秀英这样想：自己已近四十岁的人了，大儿子十八九岁也长成了人，再熬上几年或许能盼出个好时光来，守着两个儿子就这样慢慢熬着吧！

然而残酷的岁月，并不象秀英想象的那样。就在这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娘，我趁天还亮挖点野菜去。”

“哥哥，我也去。”和往常一样，杨秀英头也没抬，应了一声，专心干着手里的活。刚下工的张法财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拉着小林挖野菜去了。

突然，“蹬蹬蹬”一阵脚步响，“通——”门踢开了，闯进三四个人。为首的满脸凶色贼眼溜转，四下觅寻。

“你把法财那贼小子藏在哪儿了？”

杨秀英从口音上才辨认出这是几天前假惺惺称“老乡”



的小把头“猫腰狼”。孩子怎么惹了“猫腰狼”？他们究竟想干什么？秀英脑中立刻涌起了一堆疑问，她不慌不忙说道：

“什么事，让掌柜的这么发急？坐下慢慢说。”

“装什么蒜？你孩子干的好事你还不晓得？”

“孩子每天下井干活，没做什么事呀？”

旁边一个打手歪着嘴叫道：“人家的女儿被你那坏仔儿拐骗走了，你贪了便宜还卖乖！”

杨秀英这才从纳闷中清醒。她想起一下午门口有个鬼头鬼脑的人影晃动，原来“猫腰狼”早就打上法财的主意，他们要逮他。作母亲的怎能不晓得自己的孩儿呢？张法财从小受苦受难，八岁就下井背了煤。生活留给他的记忆只是为生存而出卖劳力，干啊，干啊。现在全家生活的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他天天吃苦流汗干了井下还得帮娘干家务，哪有可能去做那种事情。想到这些，杨秀英理直气壮，象发炮一样放开嗓门斥责道：“告诉你们，我们人穷志不短。我的孩子不会有差错，你们别大天白日诬赖人！”

“猫腰狼”瞪起三角眼奸笑着：“哼哼，一个没根没梢的野毛子，不要不识好歹。”胡闹腾了一顿，滚蛋了。

“猫腰狼”一走，杨秀英匆匆关上门绕道向荒野奔去。找到法财合计着让他到邢进山那里躲躲，家里有她顶着。

黑夜，“猫腰狼”又来了。身带凶器，手握皮鞭，一进门，就逼着杨秀英交出张法财。杨秀英一副安详的样子，慢条斯理地干着自己的活。“猫腰狼”见硬的使不开，把脸一摸，满面堆笑道：“唉，大嫂子，好汉作事好汉担，只要你交出人来，我担保不计较。”杨秀英还是一言未发，仍然旁若

无事地干着活。又过了一会，“猫腰狼”气急了吼道：“不说？臭婆娘！”说着，举起鞭子，猛劲一挥，向杨秀英身上抽来。随着鞭子落下，“呼”一个粗壮大汉冲进房来。“啪！”一脚将鞭子踢到墙角。“猫腰狼”和两个帮凶象呆子一样，一时摸不着头脑，双眼眨巴，身子却不会动弹。紧接着，“嗖嗖嗖”又跳进来几个人，“猫腰狼，你想干什么？还不滚蛋！”那壮汉一声怒吼，象炸雷一样震得工棚嗡嗡作响。“猫腰狼”好象从梦中惊醒，拾起鞭子，垂头丧气溜走了。

这壮汉就是矿工邢进山。原来他一听法财讲此事，怒火直冒，“噌”地跳下炕来，就去找工友们。天一黑，他安顿法财去睡，自己带三四个工友就在杨秀英工棚附近藏起来。

“猫腰狼”一进工棚，他们就跟着来到窗前。“猫腰狼”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看到了。等到鞭子举起来的时候，早有准备的邢进山就冲了进去。就这样又一次解救了杨秀英一家。

自此，“猫腰狼”虽然怀恨在心，但他深知邢进山有一帮穷工友不好对付，以后也就不敢再来捣乱了。这事虽然就这样过去了，可是那不安的影子却象一条无形的锁链紧紧缠绕在杨秀英的心上。在豺狼当道的昏天黑地里，谁能料到有多少象伤寒一般的病魔还会威胁他们？又有谁敢料，有多少“猫腰狼”一样的野兽还要残害他们？这些日子来，杨秀英白天低头出进，仿佛觉得有人在蔑视着自己；夜晚常常作恶梦，总觉得两个儿子被擒在虎口，而自己却无力搭救。这世道，一个拖儿带子的寡妇看不尽的白眼，受不尽的欺辱，难道真没有活路吗？杨秀英常常想着想着偷偷地抹泪。张法财深知娘的苦处，年轻的眉宇间过早地挂上了皱纹。弟弟小林也好象懂事的大人，天天离开娘，跟哥哥去睡，以免娘多操

心。救命的深情犹在，除祸的恩情未报，两个孩子又这样每天去拖累邢大叔，杨秀英的不安又添了一层。一天，她把两个孩子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再别上邢大叔家去睡了。幼稚的小林一听发了脾气，并说让娘也跟他们去那里住，真使秀英哭笑不得。法财和进山已住了一段时间，互相有了感情，流着泪说：“娘，进山大叔待我们那样好，我们不能离去。”恳求娘让他们长期留在那里。看到这两个孩子有邢进山的关照也就放心，再想想自己找邢进山或许真有个依靠，也能为邢进山分担家务。于是，在工友们的帮助下，杨秀英便和邢进山结了婚，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 三、童养遭遇

新组成的邢家，燃起了穷矿工新的希望。

新组成的邢家，牵连着飘零的苦藤苦瓜。

一九四〇年冬天，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常常披雪挂霜讨饭到邢家来。那孩子头戴破帽，身裹破布，手脸乌黑。来过几次，谁也没有在意。一次，那小孩又站在门口，邢大娘杨秀英不小心把她的帽子碰落，两个乱蓬蓬的短刷子辫露了出来，使秀英十分惊愕。

“啊！你是个姑娘家。”

杨秀英捋着姑娘的头发问：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李菊花。”小菊儿腼腆地回答。

“几岁啦？”

“九岁啦。”

“九岁？”这普通的一句回答，就象一把刀子扎在杨秀英的心头上，她一阵绞心的难受，瞅着孤苦零丁的李菊花，杨秀英那一桩桩辛酸的往事，透过她那泪水涌满的眼眶，一幕一幕展现在面前。

九岁那年，就是杨秀英作童养媳的那年，也是她一生中不能忘却的一年。

那正是一九一三年，军阀混战，天遭大旱，劳动人民纷纷背井离乡。杨秀英家由河南滑县逃到焦作附近的一个村子

里住下。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杨家，破庙当房，野菜充饥，全家能干活的都出去卖苦力。

九岁的杨秀英个子不高，精瘦而结实。她顶着烈日去挖野菜，冒着危险上树剥树皮、采树叶。虽然灼热的阳光烤得她头晕目眩，皮肤焦黑；尽管树杆擦得她两腿伤迹，悬空采剥累得她精疲力竭。可是她那挂满倦色的脸上却不带愁意，就象一只刚出窝的小鸟，在杨树、榆树上飞上飞下，在田野里窜来窜去。她爱看那无边的山水，她爱吸那充溢野花香味的空气，她更爱这杂草丛生的荒野地。可是，她那幼小纯洁的心灵里哪里会想到，封建剥削阶级统治下的旧中国，尽管也有高山阔地，哪里会有咱劳动人民的自由生存之地！

一天常卷乌云，地多起狂风。在一个初春的黄昏，杨秀英在一片新发现的草地上，轻捷地向前移动着身子，双手飞快地挖着苦菜。她想在天黑前把这些菜挖到手，省得娘明天再来。

这时从小麦地里钻出一个头戴瓜皮帽的人，蹑手蹑脚跑到秀英跟前，趁着秀英不注意，一脚踩住秀英的挖铲。

“啊——”秀英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惊叫了一声。定神一看，是本村地主“绿头蛇”。她将头一扭，拾起挖铲拔腿就跑。“绿头蛇”见她跑了，大步追上去，飞起一脚把秀英手中的篮子踢落，菜翻了一地，并拽着她哄她说：“我给你许多好菜，走，跟我去！”

小秀英狠劲甩脱“绿头蛇”，拾起篮子，把撒了的菜往篮里装着，心里却思谋着摆脱“绿头蛇”。

篮子快装满时，秀英趁“绿头蛇”不备，抽身又跑了。“绿头蛇”贼眼一转，抄小路向村口跑去。在村口他又截住

了秀英，象豺狼刁小羊一样，连拖带吓将秀英拉进魔窟般的深宅大院。

夜，在阴沉昏暗的天幕下降临了。秀英娘一连到村口瞅了几次都不见秀英的影子，嘴里不停的怨着：“傻姑娘，做什么也和别人不一样，犟得很。天这么晚了，也不懂得往回走。”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却嘀嘀咕咕：秀英说来还小，莫不是走错了路？会不会有个意外的凶事？想着想着，精神一时紧张起来，匆匆安顿了一下家，就向村外奔去。

“秀——英——秀——英——”秀英娘朝着她们这几天挖菜的那个方向一路喊呀、叫呀。呼呼的晚风从耳边掠过，却听不到孩子的回音，喊声反而加剧了秀英娘的恐慌，她的心提到嗓门口了。荆棘刺扎、乱石磕碰她不知疼，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奔到那几块草地上，突然脚下一团东西把她绊了个趔趄，她猫下腰一瞅，“苦菜！”不由叫了一声。转过来又看见“挖铲”。她又细细地看了一番，没发现什么。这时秀英娘心里乱成了一团麻。

“秀英她娘。”秀英爹从地主家扛活回来得知此事，也找来了。秀英爹握着那把挖铲打量一番，再围着苦菜看了一看，对秀英娘说：“东西在，人就会在，你回吧，我去找。”秀英爹嘴里这样安慰老伴，心里却闪出许多可怕的念头。

正在一家人焦急寻找的时候，秀英回来了。她一进家门把篮子往地上一扔，爬在炕沿上失声痛哭起来。地主给她编造好的一套骗人的鬼话，她一字也吐不出来，充塞胸口的是一肚子的屈辱和仇恨。地主逼杨秀英到他家当佣人，秀英回答他的只是骂声。地主让她欺骗家里人，她硬死也不能

啊！

得知实情，娘泣不成声，爹决心要和地主拚命。

秀英爹一早就去捣地主的门。“绿头蛇”死赖不认帐，反咬一口，横下毒手，将秀英爹打得躺在血泊中。“绿头蛇”有钱有势，杨家母子有冤何处申诉？

事后，秀英爹含冤离开了人世。狠毒的“绿头蛇”并不甘心，时常来搅扰。秀英娘只好怀着满腔仇恨，将九岁的秀英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

张开血口吃人的旧社会，过早地把它的阴影投印在秀英童年的心底，使这个未经世事的女孩失去了欢乐，失去了自由，过早地成熟起来。她知道：爹爹为什么死去？自己为什么童养？她清晰地记得那天离家时的情景：可怜的娘噙着满眶的热泪，强笑着把秀英叫到跟前，将一件刚洗补过的衣裳给她换上，又拿过篦子来将她那短发拢了又拢，然后沉痛地说：“秀英，今天你就要离开娘到人家去过活了。秀英哪，不是娘狠心，而是在咱家活不下去啊！”临走时，娘似乎愉快了点，对秀英说：“我一直没看到过你有个高兴样，今天算个喜庆日，你喜欢点，娘才放心。”秀英看到娘说这几句话时，脸上挂满了泪水。秀英懂得，娘心里装着多少苦痛！她多么想替早衰的娘分担忧愁！于是她深深埋藏了那诉不尽的苦痛，强打笑脸，恋恋不舍离开母亲，踏上了人生的道路。

秀英记得，在她家相亲时来的男人是一个比她大一点的孩子，可是，现在站在秀英面前的竟是一个三十开外的成人。幼小的秀英哪里知道，这是她们在相亲时受了骗。然而再大的打击小秀英也默默地承受着，充满她心头的只有仇和恨。





“童养媳，童养媳，  
买来的马，娶过的妻。  
打当饭，骂如水，  
每日手脚不得歇，  
干不完的活，  
受不尽的气，  
唉——呀——呀，  
可怜那童养媳。”

秀英一听到姑娘、媳妇们哼这首民谣，心里就有一股说不出的难受滋味。是啊，秀英的童养生活何尝不是如此！



这是一个摆小摊的小商家庭，丈夫成天在街头叫卖。家中由一个刻薄放荡的嫂子操持，小秀英完全被她当作佣人使用。每天天不亮就被捶起，做饭，打扫家全由小秀英一人担承。睡足、躺够、打扮停当的女妖精眼斜嘴歪，看到不顺心的地方，叫过去秀英，不是拧，就是打。秀英白天打里照

外，一刻不能停；到夜晚，送茶递烟；什么时候那妖精睡了，什么时候她才能上床。

劳累、歧视、打骂、百般的折磨使杨秀英瘦成骨架架，成天摇摇晃晃挣扎着。她几次想跑回家去，但一想到娘拉扯一家那难过的情景，心就收紧了。直到那妖嫂把家拍卖一空跟人滚去，秀英才缓过一口气来。

转眼二十多年，一贫如洗的丈夫下井挖煤已经变成两鬓斑白的老人，童养媳杨秀英也额添皱纹成为一个有五个小孩的母亲。漫长的苦日子她咬着牙度；饥寒的生路，她挺着走。有孩子了，她好象从绝望中透出了一线希望，生存有了力量，苦累也有了盼头。她虚幻的想啊，千万别让孩子再走她那苦难的路。可是，日寇魔爪伸向焦作的一九三八年，无情的大祸又临头了。

日寇的飞机，整天象没头的苍蝇在焦作上空嗡嗡嚎叫，狂轰乱炸。几天中，整个焦作房成瓦砾，地变废墟，家破人亡，悲歌四起。焦作煤窑停了。男人和孩子失业，灶断火，锅断粮，穷矿工家又面临死亡的威胁。女儿“捧妞”再次走了娘走的路，当上了童养媳。心病复发的杨秀英天天叹着气哭泣，泪水洗不尽那走不完的杀人路啊！

一天，杨秀英奶着小儿子，呆愣愣地坐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孩子啃着干瘪的奶头，失望地睡了。秀英把孩子放在腿上，无意识地用力把奶头挤了挤，一滴乳白色的奶汁滴落下来。“奶！”顿时，秀英眼神一亮，一个当奶妈、挣钱养家的念头油然而生。

第二天，杨秀英咬着牙撇下八个月的幼儿，到地主家当了奶妈。

地主的饭菜香，糊不住穷人的嘴；地主的院墙高，隔不断做娘的心。杨秀英一端起饭碗，就想起自己那一个个瘦骨嶙嶙的孩子，好象他们那饿急的眼睛在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一口也咽不下去，见地主婆不在眼前，就将饭倒进猪缸中。她一抱起地主崽子，就想起还在吃奶的小儿子，仿佛听到孩子那凄凉的哭喊声，一嘴也不想让那崽子吃，狠劲抽出奶头，那崽子一哭，就将偷偷揣在怀里的干馍馍咬一口，塞在那崽子的嘴中。这是卖奶吗？不，这分明是吸血吮肉，搅肠刮肚啊！杨秀英不思食，不想睡，整天望着井口大的苍天出神……

这牢笼般的生活秀英再也捱不住了。狗腿子花言巧语也没有说动她的心。她决计要回家看看。地主也觉得自己的小崽子奶得并不起色，心中另有打算，也就应允她了。

她一溜小跑步到家一看：老的病，小的哭，只有大儿子“孬牛”坐着叹气。半个月，家中人盼啊！每当小儿子饿得哭叫的时候，大儿子就哄着他们说：好弟弟别哭，娘给咱们挣吃的去了，很快就会回来。每当“孬牛”急得叹气的时候，爸爸又挣扎着坐起来劝说他：耐耐性子等你娘回来就有办法。可是万万没想到狗地主借口没做够日子，分厘没给一文，娘空着手回来，照常是饥饿压着一家人呢！

还有什么别的法子，费尽心力的秀英和老伴商量着，又割痛将小儿子卖了。人常说，卖儿卖女是剜心割肉。可是被苦难摧残的杨秀英，不悲，不伤，只觉得怒火冒出每个毛孔！

小儿子卖到煤窑上保安队大院里。四岁的三儿子天天到院门口去等着弟弟。有几次保安队长抱着孩子走出来，三儿

子想凑上去看看，没近跟前，就被狗腿子挡着推走。过去，三儿和小儿一起吃喝玩惯了，等小儿吃好，自己才吃。现在再也看不到弟弟了，他还是那样等呀，等呀，水不入，饭不进，不几天就活活饿死了。在又气又病的窘境中，老伴也倒下了。真是祸不单行。短短几个月，死的死，卖的卖，一家只剩下母子三人。杨秀英要哭，没有泪；要喊，无有声，愤愤扔掉那破落的家，领着两个儿子，走进了逃荒的人群中。

邢大娘九岁吃童养苦，李菊花九岁沿门乞讨无亲故。共同的苦难遭遇把穷人的心连在一起了。从此，邢大娘便收养了这个流浪的女孩——李菊花。

## 四、长工深仇

李菊花家在哪里？她是如何沦为孤儿的？这天，邢大娘补着小菊儿的衣服，细细盘问起来。问着，问着，小菊儿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了，她咬着下嘴唇忍呀忍呀，不由“哇”的一声扑在大娘怀里大声痛哭起来。

原来，李菊花老家是山东省临朐县李家庄。她虽年纪小，可是从她记事起，就亲眼目睹了人亡家破的悲惨情景，胸中装满了一家九口有七口被地主、资本家残害而死的深仇大恨。

她怎么也不能忘记一年前初春的一天。这日黄昏，天是那么昏暗，地是那么阴沉。小菊儿和五岁的弟弟富贵趴在窗口，向窗外望啊，望着。

“姐姐，爹怎么还不回来？”

“快了。”小菊花搂着弟弟，象大人一样耐着性子安慰说。

“我饿了！我饿了！”小富贵不住地叫着。

“别嚷嚷！”小菊儿娘在门口哄着吃奶的小弟弟烦躁地制止。她早已把野菜准备好了，只等着孩子爹下工带回点面来，掺着给孩子们吃。一家人几天米面没沾牙了，从日落等到黄昏，从黄昏又等到夜临，一直不见菊儿爹的影子，全家有谁能不焦心！

“通！”突然一声柴门响，暮色中，几个黑影抬着一个

人闯了进来。

“啊，爹！”小菊儿一眼就看出，那抬进来的人就是爹——李清明。只见他满脸是血，浑身是伤，躺着动也不动。真如平地一声霹雳，一家人围上去呼呀，喊呀，哭喊声顿时撼动草棚。

抬李清明的是几个长工伙伴，他们满腔愤怒，讲述了李清明惨遭地主李歪嘴毒打的情景。

日本鬼子践踏下的山东地盘，镇建据点，村设保长，他们和国民党汉奸队勾结起来，抓工要粮，烧杀掠抢，老百姓根本无法生活，纷纷逃亡异乡。地主老财一看发了急，一抓住扛长打短的就不放，拼命让他们干呀干，生怕把自己的土地荒芜。

这年一打春，地主李歪嘴雇得几个长工，刚过冬，天不减寒，地不解冻。可是，李歪嘴天不亮就逼长工们下田耕地。他家养得膘肥体壮的牲口不让使唤，却硬让长工们用人拉犁，一步一步拉，一犁一犁耕。他们从日出拉到日落，手撕出血肩拉破，衣服浸透汗水滴，又累又饿脚都挪不动了，还不见地主送饭来，一个个气愤地躺在地上。

不一会儿，李歪嘴带着一帮狗腿子来了。老远听到他象疯狗一样汪汪叫着：“这帮穷骨头，不干完就想吃饭？谁给你们挣下了？”骂着来赶大家。

长工们怒目而视，坐在地上一动不动。李歪嘴暴跳着，吼叫着：“你们反了！不干？扣工钱！”舞动棍棒向长工们打来。

李清明心头早已仇火燃烧，霍地站起来，一把夺过李歪嘴的拐棍，厉声斥责道：

“李歪嘴，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我爹起早贪黑给你干了几十年，他力使尽，汗流干，你却把他一脚踢出门外，工钱一个不给，反赖我爹欠了你的帐，我在你家一干又是十几年，你扣剥得我们骨头响。现在，你又把我们当牲口使，大半天不给饭吃，还想扣工钱。告诉你，柴禾棍捅火你找错了地方！我早就不想干了，今天你就给我算清帐！”

李歪嘴一听揭底着了慌，穷凶极恶地又要打，李清明一掌将他推了个仰面朝天。“给我打，打死这穷小子！”李歪嘴两脚乱蹬，拼命喊。

这时，狗腿子都扑过来，长工们呼一下把李清明围起来。狗腿子手持凶器威胁大家，大家拼命争斗。但个个赤手空拳，李清明终于被狗腿子们绑了起来，鞭起棍落，直打得他昏死过去。

李清明被抬回家来，仍然是一会昏迷，一会清醒，并且大口大口吐血。翌日，小菊儿和富贵偎着娘守候在爹身旁，“富贵！富贵！”几声叫，李清明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只见他脸色灰白，呼吸艰难，吃力地睁开塌陷的眼睛，抓着娘的胳膊说：“孩子他娘，我……我……不行了……”接着无神地看着小菊儿和富贵断断续续地说：“孩子，你们要记住，爹是被李歪嘴害死的！你们长大后，要替，替……爹出……出……这口气啊！”说完，紧紧闭上了双眼。

是啊，爹是被地主毒打而死的。小菊儿和小富贵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深深埋下了这颗仇恨的种子。

爹是全家的顶梁柱。爹死后，一家老少八口怎么活呀？小菊儿的娘抹去眼泪，挺直腰干去找李歪嘴算帐，凌辱受尽，却被无理推出庄门。她拼命砸李歪嘴的门，手震麻了，





那黑门象鬼怪一样仍然阴森森地露着凶相紧闭着。她拼命呼喊，嗓子哑了，呼天，天不灵；喊地，地不应啊！后来在乡亲们拉扯下才跌跌撞撞回到家中。

窘迫中，无奈的娘不得不将十一岁的大女儿卖给人家作了童养媳。娘天天吞苦咽泪，没一滴奶水，不满一个生日的小弟弟啃着小手活活地饿死了。娘卖女的泪迹未干，童养的女儿被逼上树采桑叶摔死的辛酸泪又接着涌出。当时，给地主放羊的十四岁的大儿子科儿从外地回来，一看家中死的死，卖的卖，少了三口，悲痛万分。

爹是怎么死的、妹妹因为啥卖给人？弟弟又为何早早亡命？科儿磨着切菜刀，千仇万恨一齐都集中到李歪嘴身上。是啊！李歪嘴就是咱穷人的死对头！当天夜里，他悄悄溜出家门，手持菜刀，翻进地主李歪嘴的大院，直捣他的卧房门，吓得狗地主散魂落魄，拼命呼救。惊动了地主的狗腿子，科儿夺路而逃，追逼之下走上了自尽的绝路。

前后不到两年的光景，狠毒的狗地主就先后逼死李家四条人命，这接踵而来的灾难，就象一把把刀子剜去大人心头的肉。爷爷和奶奶的面孔上布满愁容，娘呆痴痴的眼中失去了光明。就在科儿死去的当天夜里，李歪嘴又带人闯进了门，声称要追查到他家闹事的人，就象野兽一般翻箱倒柜捣砸一气。地主逼死一条条人命，还要凶残糟踏人，这是什么世道？这哪儿还有穷人的活路？

年迈的爷爷和奶奶充满倒不尽的苦水和仇恨，把一家娘儿三口叫到跟前，爷爷强忍痛苦说：“小菊儿娘，眼瞅这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你们娘儿仨到外面逃条活命去吧！我们祖辈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菊儿娘，这两个孩子是俺李家唯

一的两条根，你要能活下去，就想法把他们抚养成人！”说着，把小菊儿和富贵紧紧地抱在怀中，浑身颤抖，潸然泪下。全家抱头痛哭了一顿。就这样，在本家一个大伯带领下，娘儿仨告别了爷爷和奶奶，连夜，迎着凄凉的秋风，逃出了家门。

逃向哪儿去？这年头，日寇把侵略的祸水几乎引向全国各地，他们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加之卖国贼蒋介石认贼作父，更加重了人民的税收掠夺，到处是瘟疫般的灾难，到处是不见底的苦难深渊。夜漫漫，路茫茫，一家就象一只孤舟在摸不着边际的大海里飘流。

日本鬼子为了大量掠夺煤炭资源，诱骗工人的诱饵象鱼食一样撒出。这一年，走投无路的李家四人也受惑被骗到大同煤矿。

从血泪中爬出来的小菊儿娘，一心想着摆脱那寒心的境况。可是她何曾想到，孩子大伯上工不到一个月却得到了和孩子爹一样的遭遇。她记得，来时，招工的花言巧语道：到大同住瓦房，开机器，吃大米洋面，比打土圪塔强百倍。可是，他们来后住的是四面透风的破工棚，吃的是发了霉的杂合面，裹的是不御寒的麻袋片，干两头不见天日的牛马活，常受鬼子把头的皮鞭、榔头打。完全两样！真是说得胜天堂，实则活地狱啊！看着因劳累染病而被拉进“万人坑”的李家大伯，小菊儿娘只觉得浑身象散了架似的，软绵绵地坐在地下，呆愣愣地想啊想：这是山西，那是山东；这是做工，那是扛活；一东一西两地方，一工一农两样活，为什么穷人的遭遇一个样？这时，她脑子里又闪出狗地主狰狞的面目、鬼子窑主吃人的凶相，娘蓦地明白过来了：鬼子窑主这号人和村里的财主都是一路货！顿时，她口抽冷气，目喷仇焰，牙齿咬

得咯咯地响。

大伯死后，鬼子把头把菊花娘儿仨赶出工棚。时值冬天，她们完全被包围在饥饿和寒冷之中。一次，菊儿娘一手扯着菊儿，一手扯着富贵，整整讨要一天，却什么也没要下。风狂雪紧，山高路滑，娘儿仨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着往回走，小富贵一边哭一边叫：“娘，我饿。娘呀，我冷。”小菊儿脸色铁青艰难地挪动着脚步。走着走着，娘突然不动了，她站在重山之中，望着风雪迷漫的山涧深谷，脑际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跳涧！”心一横，甩掉两个孩子向悬崖扑去。

“娘！娘！”小菊儿惊叫着，拼命追上去，抱着娘的腿，小富贵也抱着娘的脖子，好象深知娘的心思似地呼叫着：“娘，我不饿！娘，我不冷？”声声哭叫揪娘的心，她把两个吓得打颤的孩子紧紧地抱在怀中吻了又吻，亲了又亲。这时，爷爷奶奶的叮咛，孩子爹伯的嘱咐，满肚子的苦仇一齐涌上心头。为了孩子们，为了报仇雪恨，要活下去啊！小菊儿娘顽强地挺起来，又向风啸雪没的道路走去。

不久，家中传来爷爷奶奶病死的噩耗。仇在胸，苦在心，苦难折磨的菊儿娘终于病倒了。一天，六岁的小富贵好不容易讨得半个棒子面窝窝头，象买到治病的药一样，拿着就往家里跑。狂风助他跑，乌鸦换了调，跑呀，跑呀，只恨脚步小。突然迎面走过来几个鬼子，“见鬼”，他扭头正想绕道而过，“呼”随风窜来一只狼狗，将他扑倒在地，乱咬乱抓，站在一旁的鬼子却开心地大笑。小富贵挣扎呀，叫喊呀，任凭恶狗凶狂，可是手中的窝头却紧紧地捏着不放。

鬼子走了，小富贵冲着鬼子的后影，狠狠啐了一口唾沫，站起来看看窝头，拔腿又跑。刚迈几步，又停住了。他

想，我这样回去娘看到一定又要伤心，于是，把身上的血和土擦了擦，把撕破的衣服整了整，又忍着伤痛飞快往家里跑去。

“娘，我回来了。”小富贵用树枝夹着窝头去柴火上烤。娘闭着眼睛躺着哼了一声。“血！”娘看到窝头上的血惊呼起来，再打量站在身边的孩子，衣服撕碎，伤痕道道。

“啊，孩子，这是怎么啦？”

富贵沉默不语，屈辱、仇恨一起从心底涌出，两眼充满了泪水，禁不住趴在娘的身上号啕大哭起来。

塞外的冬夜，格外漫长而寒冷。有一天，夜已经很深了，寒风卷着冰雪象恶魔一样窜进窑洞，没门挡风的破窑洞，就象一座冰窖更冷得怕人。小菊儿和富贵都被冻醒了，紧紧依在娘的身边。小菊娘似乎象不知严寒的暖炉一样，一手搂着一个孩子，喃喃地向他们诉说着李家血债累累的仇和恨，声音越来越小，不知是孩子贪睡之故，还是娘放低了嗓门……突然，“嘶嘶嘶”又一阵狂风嘶鸣，把小菊儿和富贵冻清醒。睁开眼睛看看，一片漆黑，再摸摸母亲，啊！浑身僵硬。“娘——娘——”他们摇动着还有点热气的娘，拼命的呼喊。可是只隐约看到娘的两只眼直瞪着这黑乎乎的寒夜，却听不到娘的回应声。

“娘啊，我们离不开你！娘你不能死！”她姐弟俩还幻梦着娘能回来。以后他们又不断爬上后山的老君庙，站在冰封雪飘的山腰间，在扔娘尸体的瓦占沟中瞅呀，寻呀，只见一具具死尸纵横交错掩埋在雪中，狼狗成群啃骨撕肉，乌鸦飞旋声声悲鸣，哪里还能看到那疼爱自己的母亲啊！

风雪没有停，严寒更逼人。九岁的李菊花和六岁的小富

贵挎起娘挎过的要饭篮，沿街乞讨，四处飘流，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白天躲野狗，黑夜防豺狼，相依为命，寸步不离。想不到在一个风雪凶狂的黄昏，姐弟分头讨要失散了。菊儿找呀，找呀，一连几天没心思吃，没心思睡，访遍村落，打听遍行人，也没有找到失散的弟弟



富贵。有人说，这地方狼多狗狂，想必是被糟害了，劝菊儿别找了，小菊她就这样又失掉一个亲人，哪能甘心！直到最后完全失望了，才孤苦伶仃地离开了失散弟弟的地方。

## 五、阶级情重

北国的严冬。

雪，铺天盖地压下来，想要将整个世界吞没。

风，嘶叫着扑过来，想要把人间的一切卷走。

风雪中，矿工的工棚摇摇晃晃挤在一起。在一个避风遮雪的炉灰坑里一个六、七岁的孤儿蜷缩身子，贴着暖墙蹲着。

那就是李富贵。他还顽强地活着啊！

原来，那天富贵和姐姐失散后，他孤单、害怕，急切不安地叫啊，找啊，跑遍了矿区，喊哑了嗓子，但是回答他的仍然是凄凉的风雪声。他绝望了，他害怕得哭了。哭啊，哭啊，靠着一家的烟囱睡着了。

一睁眼，天亮了。富贵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他不顾一切，一骨碌爬起来，抖抖身上的雪，讨饭去了……

就这样，白天在矿区流浪要饭，晚上钻炉灰坑过夜，李富贵苦爬苦熬了近一个月。

一天，风小雪停，太阳透出云缝。李富贵踏着银光耀眼的冰雪，颤颤巍巍地走着。当他走过一家矿工的门前时，工棚内一个熟悉的影子将他吸引住了。他揉揉眼睛定神一看：

“啊！姐姐！”富贵失口叫道。

那女孩猛地回过身来向外张望。

“是啊，那是姐姐啊！”富贵想喊但没喊出口。

片刻，只见那女孩惊喜地叫着：

“富贵！富贵！”几步扑到富贵跟前，将他紧紧地抱住……

想不到姐弟在此相会了，她们悲喜交加抱着痛哭起来。

这时，屋内走出一个近四十岁的大娘，和气地问：

“这是谁？”

“这就是我弟弟。”

“啊，你弟弟？！”

大娘惊奇地将富贵拉到跟前端详起来……

幼小的富贵，在那不到一个月无人关照的风雪中，破布条无人帮着裹严，棉絮乱飞，浑身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烂鞋袜无人给绑好，趾头裸露，脚冻得皮开肉裂；脸冻肿，手冻烂，头发二、三寸长，象油泥泥的毡片，披头盖脸。看上去象一根炉柴棒，随时都有被风雪卷倒的危险。

大娘看着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小富贵，仿佛看到了她那卖出去的四儿子和活活饿死的三儿子，仿佛看到许许多多无依无靠的流浪孤儿，心似滚油翻煎，一手紧紧拉着富贵，一手轻轻抚摸着富贵的伤痕，含着热泪自语地说：

“看糟害成啥样子了。唉！这世道啥时候有个完呢？”

接着问：“孩子，你愿意在俺家吗？”

没等富贵说话，菊花答腔：

“娘，他怎能不愿意呢？只是怕给咱家添负担。”

大娘擦擦挂在眼角的泪迹，叹口气说：

“孩子，别多心！穷不救穷谁来救？熬着吧，咱穷人总会有咱穷人的活路呀！”

随后，大娘把富贵领进家，找出小林穿的几件衣服。一

边为他换衣服，一边静静地落泪。

富贵心里暖烘烘，浑身热辣辣，泪珠一颗接一颗地涌了出来，“扑搭扑搭”洒落在大娘的手上、衣襟上。就这样，小富贵来到邢家，改名邢福林。

这一夜，老矿工邢进山给李富贵洗了个清净的澡，兄弟们争着让热炕头，象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来欢迎他。月色朦胧，夜已经很深了，大娘还坐在昏暗的油灯下缝补衣裳。富贵那衣裳破烂不堪，大娘补了又补，缝了又缝，这一针一线，浸透着多么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啊！

富贵躺在炕上，一双机灵的小眼睛忽闪忽闪，他想起了自己的爹娘和自己的家，他又想起那餐风食雪的日日夜夜。眼前这老两口多象自己的亲爹娘！这家又多象自己的家啊！他想着想着，晶莹的泪珠骨碌骨碌直往枕头上滚。

“富贵，还没睡着？”这时，躺在富贵旁边的邢跟林关切地问。

“没有。”小富贵揩揩眼泪说。

“不知怎的，今晚我也睡不着。”跟林说着趴在枕头上双手支着腮帮继续问。

“富贵，你是哪里人？”

“山东。”富贵也索性爬起来。

“那你怎么来这儿的？”

“跟娘坐闷罐车来的。”

“你爹娘呢？”

一句话象一道电，又触动了小富贵的心。顿时两眼泪水淌，嗓子象被什么东西哽塞，抽抽噎噎起来。

一句话同样象一股烈风，击起邢跟林胸中层层激浪，两



行热泪禁不住滚落下来，勾起他对许多辛酸往事的回忆。

“唉！我老家是安徽。”

“你也是个孤儿？”小富贵有些惊奇地追问。

“对。”邢跟林无限感慨地讲起来。

“我原名叫王文村，听爹说，我一岁时，娘要饭失踪，姐姐卖给人家，姑姑把我抚养到八岁。这年，日本鬼子侵占了我的家乡，天又遇上大旱，日子没法过，爹领我出外逃荒，不料被鬼子抓住关在闷子车里拉到大同煤矿。一来，我们就被赶下井。爹刨炭，我背钎，干了不几天，一次塌顶砸断了爹的腰，鬼子就将我们赶出工棚。我扶着爹一步一步爬到山根的土洞洞里。我要饭给爹吃，有时什么也要不下，爹就得饿着。又饿又伤的爹每天紧闭着眼叹气。一天，我要饭回来，他直挺挺地躺着，我又哭又叫，他一动不动。其实，不知什么时候他就死了。爹死后，我一个人在矿区就要起饭来。有几次，我在邢家烟囱后边过夜，被邢大娘看见叫进了家。我想，我这个穷孩子邢大娘都能看在眼里，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以后，我就经常帮他们做些活，并将自己讨要来的几个子儿（钱）交给大娘保存。慢慢我想到：做她的儿子多好。一天，我凑到大娘跟前，鼓起勇气说：‘大娘，我不走了，每天给你家拾煤渣，拣个破烂去。’大娘一听，眼中闪着泪花，高兴地说：‘好！多乖的孩子！就来我家吧！大娘喜欢你。’从此，改名邢跟林，生活在邢家。”

八岁的邢跟林象大人一样讲完自己的情况后，又安慰小福林说：“别难过了，这里就是咱孤儿的家啊！”两个小兄弟你一言我一语，亲切地谈着，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才进入甜蜜的梦乡。

来年初春，日寇统治下的大同煤矿，被劳役、毒打、酷刑、工伤、寒冷、饥饿、瘟疫等残害致死的矿工越来越多。工房草棚天天传出哭爹喊娘的惨叫声，山涧河谷处处看到乱抛的死人。啃死人红了眼的狼狗遍野逞凶，讨饭的孤儿结伙成群。真是：鬼哭狼嚎阴森森，天昏地暗阎王洞。满目惨景，使邢进山和杨秀英面布怒色，额添皱纹，同仇共愤，使邢家又增添了邢树元和邢树有两个弟兄。树元姓王，老家河南；树有姓张，老家河北。也都是两个无依无靠的流浪孤儿。

一个穷矿工家庭，不到一年时间，先后添了五口，矿工们高兴地说：“人常说，‘苦藤相连同根生，穷人一家心连心’，邢家老两口真是个好心数的人。”也有人劝他们说：“邢大娘呀，自己家两男一女多自在，何必七拉八扯揽那些麻烦！”而把头监工那号人却嘲讽道：“邢家是灰渣坡里拾便宜，想靠刮索这些穷骨头发财了。”

可是不管谁说什么，邢进山老两口心中总有个老谱。矿工的夸奖，他们没留心；“好心的劝阻”，他们顶回去；恶毒的嘲讽，他们却毫不留情予以回击！他们常对孩子们讲：“你们是咱穷人的后代。这世道向咱穷人开刀残害了你们的父母，留下咱就要想法子求得生存。我们收留你们组成了这个家，互相就有了个依靠，什么天灾人祸，什么豺狼虎豹就好对付。孩子们哪，咱穷人受得一样的苦，没有什么生养之分，咱们穷人心连心啊！”在邢家不论是谁，兄弟几个同吃一锅饭，同睡一条炕，都在父母的亲切关照下成长着。

不管谁说什么，孩子们心里更清楚：为了他们，父亲邢进山顶着干，一天不跌空；为了他们，母亲杨秀英昼夜操

劳，忙了家里，还要给人家洗洗补补挣个钱；为了他们，邢大娘的亲生儿子邢树林九岁也下了井。

尽管全家都没有一个闲人，可是仍然是收入无几，吃了上顿没下顿。看着这一切，落脚不久的孩子们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难受。有的起早贪黑挖野菜、拾菜帮，帮着娘找吃用；有的背着父母，偷偷下了井。

孩子们的秘密，终于被两个老人发现了。

一天，井下连续传来几起砸死童工的消息。有孩子的矿工到处找自己的孩子，生怕祸事临头。矿区一时笼罩着紧张气氛。

“大哥，看见我的孩子没有？”邢进山下班回家不见几个孩子，已到矿区找了一遍，守在井口询问着出井的矿工。

“老邢，下边黑乎乎的谁看得清？唉！那些小家伙们多可怜！他们干不了，偏要逼他们在那水洞洞里拉煤。今天那条洞连垮了几次。好几个童工被砸得血淋淋，由拉尸队拖走了，也认不出哪是谁？”一个矿工说。旁边又走过来一个工人对老邢说：“找孩子吧？大叔，我见他们出来了。你回去等等吧。一会儿他们就会回去的。”邢进山半信半疑，肚子饿，身子困，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家走去。

天色灰暗，夜幕降临了。邢大娘把热在火炉上的糊糊汤一会儿搅搅，一会儿翻翻，到门口看了好几趟，也不见孩子们的影子。正在老两口坐卧不安之际兄弟们涌进来了。

邢大娘喜出望外，刚还存在的恼火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蹬蹬蹬跑到灶台边，连忙给他们盛饭。只有老邢面无表情，闷声不响地蹲在地上吃饭。孩子们饿极了，只听见“呼嗤呼嗤”的吃饭声，谁都顾不得说一句话。一碗吃过了，老

邢放下碗，压着火问道：

“你们干什么去了？”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兄弟们谁也不说话。

“今天谁又下井了？”老邢又问。

静了片刻，九岁的跟林，十一岁的树有，十二岁的树元齐声答：

“我们都下去了！”

原来，日本鬼子统治下的大同各矿专门设有收罗童工的人伙柜。童工工资少，好使唤，可榨取更多的财富。邢家除大儿子树森是正式工人外，其余被他家收留的老二、老三和老四都是自己去找着下了井的。这天他们下工后正好凑到一起，趁鬼子把头不备，每人弄了一块大炭拿出井口藏了起来，等天黑往家拿，所以回来晚了。

“你瞧瞧，多危险！工人们说：‘鬼子的井，招魂的洞’，你们冒冒失失瞎折腾，实在叫人担心哪！”邢大娘心疼地开导着，顺手将孩子们碗里的野菜一个一个挑到自己碗里，然后把含少量面的糊糊汤分给他们，并一个劲地催：“快吃吧，愣瞪什么？以后多操点心就行了。”

邢进山挤了挤潮湿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说到干活，那中！咱穷人就是凭着这个为生。可是你们东一个，西一个乱奔，那怎么成呵！你们傻呼呼的，可知道，那窑下，不摸底，不能象逛大街一样乱转哪！日本鬼子这些狗强盗只管掠夺煤炭，哪管矿工死活！窑中没有安全设备，事故经常发生。你们没看到，就是大人，每天也有不少白送了性命？”

孩子们一个个低着头。他们知道，大人为他们下井担

忧，他们更知道，两个老人为他们操了多少心，这是多么真诚的关心！

“你们这样做，我懂得你们的心。”邢进山拉过福林来，重重地拍着他的肩膀继续对大家说：

“孩子们哪，咱们穷人本来就是一家人么！为了生存咱们走到一起，那么咱们就要想办法活下去！你们都还很小，以后不论做什么，都要先说一声，互相招扶着点，多操点心。绝不能撒野腿，任着性子来。”

他停了停，有些激动地说：

“咱家多一个人，我们就多一条心哪！孩子们哪，别看我们老了，可是只要我们活着，就是粗茶淡饭，破遮烂盖，也不能让你们磕碰坏、饿冻着啊！”

说着，说着，孩子们都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起来。

在那豺狼当道的社会里，这些饥寒交迫的穷孩子处处碰到的是鬼子把头冷酷的打骂和欺凌；在那风雪迷漫的严冬里，这些无依无靠的孤儿们时时感到的是苍天无情的凄凉和冷冻。可是在这里，在这普通的矿工家庭里，这些孤苦的孩子却又一次感受到了慈父母般的温暖与爱抚。不！在这里他们真切感受到了阶级的温暖和深情，怎能不激动呢？！

有史以来，人们都把骨肉之情当作世界上最亲密的感情。可是，无情的阶级斗争历史，却向人类庄严宣布：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最深厚、最亲密、最纯真！

## 六、塞外严冬

邢进山从组家到收留这些孩子们，坎坎坷坷闯过了两个年头。

两年中，日寇更加残酷地推行“以人换煤”的政策，大量豢养矿警、特务、监察和洋狗，在矿山实行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统治。从全国各地抓骗来的数以万计的矿工，不知有多少被打死，被洋狗咬死，被折磨死，死尸遍野，白骨满沟，制造了一个个血泪斑斑的“万人坑”。北接云岗沟、南倚七峰山的三十里口泉沟，炮楼林立，电网层层，完全变成了一座阴森森的集中营。

两年中，邢进山咬着牙熬呀，盼呀，曾幻想让孩子们摆脱这吃人的虎口。可是熬过冬，盼来春，苦难一天天加重，这牢笼般的矿山戒备森严寸步难逃。残酷的现实逼得他不得不答应了孩子们的要求——就在这一年，邢家除八岁的小福林外，其余弟兄三个也都下了井。

这时候，老邢烟不抽、酒不喝，他考虑的不光是节约几个钱的问题，而是怕孩子们也染上这些嗜好，招惹是非。他总是这样好心地想：豺狼虎豹虽凶残，可咱不惹它，它就不会伤人吧？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

一天晚上，邢进山下工回来正要睡，忽然，断断续续的抽泣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是谁哭呢？”

老伴没有说话，只是长长地唉叹了一口气。老邢不安地查看了孩子们一番。揭开树有的被子，一只包着的手把他惊呆了。又细一看，浑身都是伤痕，急忙问：

“孩子怎么成了这样？”

老伴先逼他躺下，一边安慰树有，一边把这天井下发生的事告诉了老邢。

这天，三儿子树有干挂勾的活（将煤车连接起来用绞车绳拉出去），一上工，把头“阎麻子”就在一旁巡视着：

“今天是‘努力出煤日’，他娘的，你给我手脚麻利点。快干！”嘴里不住嚎叫，手榔头不停舞动。

这个催命鬼，拧得树有连个换气的空儿也没有，不到一上午，已经累得他头昏眼花，腰痠腿疼。车还是那样一个接一个地来，他一时动作迟缓“咔嚓”一声，一个手指被车挤断了，鲜血直流，疼痛难忍。工友们看到后立即围拢来：

“伤势不轻呀！”

“提前出坑上点药吧！”

“没有日本人开的条条出不去呀。”

“嗨，坐在道旁等一等，我看那狗东西很快就会过来的。”

人们议论着为他出主意。树有就照着大家的办法，坐在一个避风洞等着。心想忍疼等一等，开个条子，上井还会有工的。

不一会儿，“吱吱，吱吱”皮鞋声响，一个鬼子晃晃悠悠迈着八字步走过来了。树有连忙站起来，伸出头去正要往外钻，“噼啪啪”就挨了几巴掌。那家伙边打边骂：

“苦力的大大坏了的，休息的不是！”

树有立时火冲脑门，伸出受伤的手大声嚷道：

“你的狗眼睛瞎了！不看看这是怎啦？”

那家伙一看，瞪着傻眼，蛮横道：“伤的不要紧，骂人的不行！”

随后不容分说，强拉硬推，将树有弄进了井下监工房。

监工房不大。一张长桌上摆满了绳索、棍棒、榔头、皮鞭等各种打人的凶器。地中间泥一个火炉，火苗舔动着一只水壶，发出噼噼的响声。门角放着几块大石头。

一进房，鬼子就指着地下最大的一块石头示意：“你的，石头。”说着，便一脚向树有踢去，树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忍着痛搬起石头，正要迈步，鬼子吼着：“举起，高高的！”接着，照着树有的腿腕又是一脚，他只觉腿一痠痛，两膝盖在了地下。这时，树有才明白，原来鬼子是给他施行跪着举石头的刑罚。

鬼子紧握钢鞭，象死猪一样斜靠在背椅上盯着树有。树有艰难地举着，额头冒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

“彭彭彭！”倏忽，火炉上的水冒着热气沸腾起来。鬼子恼悻悻地站起来，挤了挤惺忪的眼睛瞪了树有一眼，跑过去提起滚烫的水壶，回身照着树有的头上浇去。

“住手！”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矿工箭一般地飞进来，一把夺过水壶，端掉树有举起的石头，一脚蹬开门，将树有拉了出去。

这时，门口已经挤满了工友。

“树有有什么罪？”

“为啥这样欺辱人？”

“揍这没人性的狗杂种！”

顿时，怒斥声一片，鬼子吓得魂不附体，哆哆嗦嗦龟缩





在门后。

原来，树森发现树有不见了，带了几个工友赶来，才使树有免遭了一场灭绝人性的残害。

听到这里，邢进山再也躺不住了，坐起来，捏着拳头，直喘粗气。

象这样，挨打受气，无故治罪，经常遇见。兄弟们哪一个不是头上疙瘩、身上伤？只是他们为了不使父母伤心，默默忍着，瞒着，不让大人知道罢了。

这肉体的苦头吃不尽，那名目繁多的盘剥更是杀人不见血啊！兄弟五个成年累月不见天日钻到窑下，背筐、拉拖、钉道、推车……，活干尽，汗流遍，每天好不容易挣下的几个血汗钱，鬼子、监工、把头巧立名目，层层盘剥，什么“红炭钱”、“敲镢头钱”、“冬至钱”、“窑神钱”……，井下扣了井上扣，每人一天最后到手的钱，买不到一斤黑豆饼。一年到头更是分文不见，两手空空。在日寇统治的后四年中，邢进山全家六人下井，也没有一天断了野菜充饥，没有一人能换身新衣裳。

日子难度，但只要每天能看到孩子们都热热闹闹在一起，邢家老两口就感到宽心，如果哪天谁没按时回来，那不安的阴云就满布二老的心头。在日寇的魔掌中挣扎，老两口犹如在火海刀丛中穿行，几个孩子就象几条线紧牵着他们的心，他们天天为此担忧。

然而，不论老两口如何费心指点，不论孩子们如何注意操心，意想不到的祸事还是逃不脱，避不掉，一个接一个临头了。

大儿子树森被鬼子放野车撞伤了腰，躺在炕上，接着五

儿子树林被把头用手榔头砸伤脑袋也昏迷不醒。这连连出现的重重祸事，就象磅磅重锤砸在父母的心上。愁犹在，恨难消，孩子遭祸事的消息又传来了。

这天，和往常一样，好容易熬到下工，矿工们如释重压地从巷道往外走，后面“隆隆隆”拉过来一列运煤的车，二儿子树元疲惫地拖着步子，看见车来，灵机一动，一跃爬了上去。还没坐稳，两记耳光打来，他还摸不着头脑，紧接着又是一脚。定定神，他才看清一个日本鬼子凶神恶煞地坐在煤车上。

说来也巧，树元不偏不倚恰好爬在鬼子扒着的那节煤车上，真是冤家路窄！树元心想：只许你坐？我偏不下去！

不准中国人与他们同车、同路、同食宿，这是日寇的戒条。那鬼子见树元还死抓着车不下去，哪里甘心！拳打脚踢竟将树元残暴地推下车来。飞转的车轮从他的腿上压了过去。

天是中国的天，地是中国的地，中国人没有地位，倒让外国侵略者逞凶——看着血泊中的树元，矿工们无不愤恨万分。

树元醒来，已经躺在家中，父亲邢进山紧闭着嘴，屏住呼吸，一点一点轻轻擦洗着他那血肉模糊的腿。树元稍一动，就象揪老人的心，也不由抽动一下身子。

树元默默地看着这慈父般的一举一动，热血汹涌，禁不住失声叫着“爹！”紧紧握住老邢的手，热泪如泉涌流。树元清楚地知道：这不轻的伤，不知又要费父母兄弟多少心血，不知又要让他们吃多少苦。

看着这遭残害的孩子，邢进山想得更多。他想到这些孤

儿来他家时的情景，想到和他们同仇共苦的日日夜夜。为什么一家人流血流汗换不来一个饱暖日？为什么大人们忌酒戒烟，吃尽苦也得不到安生？慢慢他领悟到：鬼子把头根本不把咱穷人当人看，他们专和穷人作对，毒似豺狼，狠如虎豹，他们不残害穷人就一天也不能活呀！

在日寇的铁蹄下，矿工被奴役，被宰割，被凌辱，苦难重重。

在日寇的铁蹄下，矿工在觉醒，在奋起，胸中怒火熊熊。

“中国人民不受辱！”

“矿工要生存！”

在日寇的血腥统治下，矿山燃起了抗日烽火。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矿工们多次举行反迫害、反饥饿的罢工斗争；组织游击队，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炸药库、烧煤场、炸电厂、伏击汽车，沉重打击日寇。还有许多矿工挣脱敌人的罗网，奔赴后山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邢家兄弟也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中，他们千方百计想办法和敌人斗。当时，为了粉碎日寇“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党提出了“不给鬼子出煤”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邢家兄弟和广大矿工一道寻找借口磨洋工，制造事故停工怠工，巧设陷阱坑敌人，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有一回，兄弟几个在一个单头洞采小窑。开始，鬼子、监工出没无常，兄弟们断不了挨打。后来，他们让一人在洞口放哨，鬼子来了就干，不来就歇。可是，日子一长，鬼子发现了。监视得更严。

最后，他们想出一个妙法子：在离洞口不远的通道上，

拉一根绳子和护顶的木板连在一起，并在上边堆些碴石，鬼子一来绊动绳子，拉塌碴石，自动给大家发出警告。

一次，他们把煤泥和碴石一起放在上边，鬼子一来，先绊了个猪啃泥，接着煤泥和碴石打下来，稀哩哗啦弄了一身煤泥。鬼子以为是冒了顶，连滚带爬抱头鼠窜了。

矿工们日益增长的反抗斗争，挫败了日寇的掠夺计划，他们不得不拼死拼活搞什么“努力出煤日”以挽回残局。碰到这一天，鬼子兵、把头一齐下井，端着刺刀，挥舞皮鞭逼着矿工快干，并且强行规定每人必须出多少车煤，否则不准下工。一次，邢家兄弟和同班的工人们合计好，如何对付鬼子，就分头去干。日本鬼子这些怕死鬼不敢在工作面多呆，只在巷道和工作面来回转游。兄弟们一见他们出去，就和大伙把石头往煤车里装，上面盖上一层煤。装完就停下来休息。鬼子看到出的车不少，伸出大拇指直咕噜：“你们的，朋友的这个。”邢家兄弟们说：“我们的力量很大，你要出多少车都行。”心里都暗暗高兴。等煤车提到翻轮一翻，尽是石头，鬼子气得发狂，但又不知道是哪个工作面搞的，一点办法也没有。

## 七、风雪归路

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日，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一九四五年迫使日寇无条件投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鬼子完蛋了！鬼子完蛋了！”这时的矿区巷道和掌子面到处飞传着大快人心的消息。老矿工邢进山四处一瞧，果然井口的黄狗（日本鬼子）黑狗（警察监工）早不知滚到哪里去了，岗楼空空，哨所无人，“猫腰狼”、“阎麻子”也不见了，窑主、把头一个个销声匿迹，无影无踪。矿工们好象从身上搬掉一座大山，三五成群，轻松地谈笑着。老邢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家来，他更抑制不住满心的高兴，和孩子们唠叨个不停。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消息，一天一个新鲜的内容。一连好几天，整个矿山都笼罩着一种欢乐的气氛。矿工们都盼望日寇垮台后翻身出头的一天哪！

可是，人民公敌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妄图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日本鬼子刚滚出大同煤矿，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匪兵又接过日寇血迹未干的屠刀霸占了矿山。“猫腰狼”、“阎麻子”这些把头、监工又露面了。采炭所的日寇膏药旗、五色汉奸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井口、哨所的洋狗（日本鬼子）换成了“勾子军”（阎匪兵），日寇统治时期的汉奸特务摇身一变，又成了阎锡山的爪牙。为了对付共产党和解放军以及日

益觉醒的大同矿工，阎锡山把他的三十八师改成护矿师，驻扎在矿山，抢劫、抓丁，一片白色恐怖，折腾得人根本不能活，矿工们纷纷倾家荡产，离矿逃命。

“遭殃军，阎匪兵，  
抓男辱女欺煞人。  
今儿打从门前过，  
明儿绝烟把命奔。”

民谣在矿区回荡，阴云在矿工心头聚集。邢家又陷入苦难深渊。

一天，邢大娘在灶房拣野菜，突然，几个勾子军溜进院来。邢大娘来不及招呼五儿树林，一闪身躲进柴垛。树林虽小，可是他恨透了勾子军，见了他们一点也不慌张，两腿叉开蹬在门框上，不让他们进家。一个“木瓜头”家伙端着刺刀威吓小林，小林一动不动。接着，“木瓜头”恶狠狠地将刺刀戳在小林脸上，刹时拉开一道血口，鲜血淋淋。“啊！”小林一声尖叫，躺倒在地。勾子军象饿狼一样窜进家去……刚才的事情，透过柴缝，邢大娘看得清清楚楚。小林那一声叫如揪邢大娘的心，她不顾一切冲出柴垛，把小林扶起来，对着那帮家伙直骂：“你们这些畜牲！谋财害命，丧尽天良！我跟你拼了！”匪兵一看慌了神，趁大娘给小林包扎伤口之际，偷偷溜出了门。邢大娘气愤地边骂，边拖着还在哭的小林追了上去。那帮狗东西捉鸡赶牛，大包小提一溜小跑向口泉镇跑去。邢大娘一路紧追二、三里来到口泉，眼盯着那个“木瓜头”，跟着进了一个大院。她看见一个阎匪当官

的，冲着他就嚷开了：“你们这帮强盗，大天白日抢人杀人。你们让老百姓活，还是死！？”那当官的歪嘴刁着烟，皮笑肉不笑地说：“老婆子，你找错地方了？”“人证物证，你们想赖掉不成！”邢大娘怒不可遏地说。这时，一声哨响，阎匪军站了一院。那当官的指着那稀稀拉拉的队伍，咋咋呼呼地说：“哼哼，你找吧，谁刺你的孩子了？”邢大娘蹬蹬蹬走上前瞅了个遍，但不见那“木瓜头”，心里嘀咕：眼盯着他进了这个院，我就不信……。她想着向房内走去，房中空无一人，只见一张方桌围着台布放在中央。那当官的也走进来，得意地吼叫：“老婆子！怎么样？”邢大娘一步跨上去，揭开台布：“木瓜头”鬼头鬼脑蹲在桌下。“木瓜头！”邢大娘一声吼，一把将他拖了出来。当面戳穿了那个当官的谎言，他不得不让“木瓜头”把抢来的东西退给邢大娘，狼狈地溜走了。邢大娘昂着头，迈着轻快的步伐往回赶。刚走进矿区黄崖底，邢进山气喘吁吁地跑来了，叫一声“小林”，拉过去瞅了又瞅，舒了一口气。这一事好象使他放了心，可另一件事却又压在他的心头，他眉头紧皱一声不作。邢大娘看到老伴反常的神态，焦急地问：“孩子他爹，你怎么啦？”

“没啥，没啥。”老邢强压着怒火说。

“娘——”走到门口时，四儿子跟林跑了过来。

“树元、树有他们呢？”邢大娘不安地问。跟林眼泪汪汪扭过头去。

“到底怎么啦？”进家后，邢大娘询问跟林。“二哥、三哥他们被勾子军抓走了。”跟林说着抽泣起来。邢大娘又好象当头挨了一棍，当即呆呆地坐在炕上，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

事情是这样的：勾子军来到矿上，光让矿工干活，却不给矿工开工钱。许多人家几天几天揭不开锅。逼得人们无法，只好自己用炭去换点吃喝来。这天，树元、树有、跟林兄弟天不亮就各挑一担炭进城去卖。他们绕小道，避乱兵，一路不敢休息，三个人跑得汗淋淋，从山路刚转上大路，忽然前边闪出四、五个勾子军，手持长枪挡住去路。树元和树有—看情况不妙，扭身就往回走。四、五个家伙围上来，踢翻担子，动手捆人。树元和树有抄起扁担和他们厮打起来，终于寡不敌众，被五花大绑拖走了。他们边走边回身喊着：“跟林，快返回去告诉爹娘！”十四岁的跟林叫着“哥哥！哥哥！”边哭边追，匪兵又打又骂，蛮横堵挡，最后眼看哥哥走远了，才绝望地跑回家来。

过了一会儿，邢大娘忍着痛苦挣扎着站起来，当他一看到家被勾子军糟踏得不成样子的情景时又无力地坐了下来。箱子倒在地上，那是全家唯一的家产，箱子不大，破衣服翻了一堆；两个放粮的小缸，一个倒在地上，不见一粒粮食；一个被打掉几块，碎片撒了一地。炕上破席一张，灶台空锅一口，人被抓，东西被抢，这哪里象个家，又让人如何活呢？

自此，尝尽了人间辛酸苦辣的邢家老两口眼前又晃动起那家破人亡的可怕影子——这世道又向穷人头上开刀了！不能等死啊！“逃荒”这条穷人的血泪路又展现在邢家面前。连日来，一家人拍卖破烂，筹集路费准备逃回河北老家。全家正在忙乱，邢树有风尘扑扑回来了。他被勾子军抓去运砖背石，挖壕筑道。这天，趁运砖的机会，他蹲在土坑里，见勾子军大队走远了，一撒腿逃回家来。老两口心里落了一块



悬石，自然高兴。后来听说，树元也逃出去投奔了解放军。

朔风“呼——呼——”地刮，冬雪大片大片地落。茫茫山野浮动着影影绰绰的人群，厚厚雪地刻印着一串串参杂错综的足迹。邢进山一家也夹杂在这逃难的人群中，邢进山挑着小担，领着福林。邢大娘怀抱七儿树成。兄弟姐妹八人，你拉我拽，拖着沉重的脚步。冰天雪地，寒冷刺骨，可是一家人的心中却燃烧着怒火。走啊，逃啊，步步铭记着对财主、鬼子、把头、勾子军的仇恨。苦吧，累吧，邢家老两口铁心肝胆，咬着牙撑啊，决心要把这些穷人的孩子领到一条生路上去。

从口泉沟到大同城，从山西大同到河北张家口，再从张家口到天津，邢家一路顶风冒雪，躲匪避兵，餐苦食泪，日夜兼程，终于踏上了河北的故土——独流镇。

家——仅有的两间破草房倒塌了，积雪覆盖着废墟，断墙上野雀聒噪。一家人面面相觑，流露出失望的神情。就在这里生、这里长的邢进山好象如梦方醒：原来，早在他被招骗到大同的第三年上，唯一残留下来的母亲连扫地的一把扫帚都卖了，终于在贫困中死去。从此，家破人亡，现在哪能找到家呢？于是，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沉重的家庭重担也象千斤重石压在心头。邢进山这个腥风血雨中闯过来的硬汉子，第一次感到重压难当，喘不过气来。

邻居穷哥们来了，这个拉，那个拽，亲亲热热将他们让进家去。穷苦乡亲们来了，这个送点米来，那个凑件衣去，问长问短，象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后来邢进山找到一个续亲的姑姑，这是一个有吃有穿的户子。他们在那家住了几天，看了几天白眼。最后由穷乡亲帮忙，才在一个无人居住

的破院里住了下来。真是：亲不亲，穷富分，故乡里只有穷乡亲。

飘零月余，年关逼近。手头几个钱花光了，乡亲们的一点帮衬用尽了。寒冬腊月，无人揽工干，无处寻吃用。邢进山一家大眼瞪小眼，瞅着风雪发呆；裹着麻袋片犯愁。

邢进山紧勒饥肠，在街上转游了几圈，想借点钱粮度度年关。然而，独流镇几条大街，哪里是他的去处？低门破舍里，不时传出孩子的哭闹声和大人的唉叹声，穷人的年关都难度啊！他想近近这些家又止了步。朱门深宅传来阵阵饮酒作乐声，这是富人喝着穷人的血汗在狂欢，他心底充满憎恶，怎能向他们低声求借？他昂着头，迅步绕了过去。

出去空手，回来手空，更增添了邢家一层愁云。邢进山坐下来，这时他好象什么也不想，凝视着孩子们出神。眼前不就是五年前那一个个骨瘦如柴的流浪孤儿吗？艰辛的五年啊，尽管血汗拌着苦难一日一日，一月一月，一岁一岁熬煎啊，可是，这些早早懂事的孩子们好象都猛猛长高了一大截。这就是那无数早早惨死的父母的希望；这也是咱穷苦人的苦苗苦根啊！五年中，为了这些孩子，他和老伴受苦受累，忍饥挨饿，担了无数艰险哪！有时，人们看到他们负担太重，对他们说：“孩子都养到十几岁了，让他们各走各的路去吧？”他听到后十分恼火，说：“那象什么话？”一口拒绝。为了孩子们，他困难再多，不怨恨；风险再大，一身担。每当他们闯过一道难关的时候，每当他们看到孩子们都团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感到格外的欣慰和舒心。眼下，饥寒又象恶魔一样威胁着一家，老邢心里怎能不焦虑、忧愁呢？看着，看着，他把目光移到了大喜儿身上，这是他唯一

的亲生女儿啊！今天好象第一次见到她一样，在老邢的眼里，她显得那么陌生。“啊！她长成大人了！”随即邢进山脑中闪出一个念头：“把她嫁出去，换些钱！”这一念头飞过的一刹那，老邢的心好象被锋利的钢针猛刺了一下，浑身禁不住急剧地抽搐和颤动。

大喜儿，这个穷家的苦孩子，出生不久就离开多病的母亲，由奶奶糠一把，菜一把的喂养大。她幼小的心灵里铭记母亲活活病死的苦痛，她纯洁的脑海里盛装着伴随奶奶沿街乞讨的悲惨情景。十三四岁上又跟爹来到大同。挖菜、做饭、缝补，成天不多说话，默默地受呀受，虽然没过一天饱暖日子，可她从不给父母添烦恼，往往象大人一样替父母分担忧愁。在这生活的逼迫之中，要将这样的女儿嫁出去，不，要将她卖出去，作父亲的心中怎能不剜心割肺地疼？可是这是逼出来的啊！

老邢抬头看看全家，再回头看看那几个收养的孩子，顿时心里又感到宽慰了许多。是啊，为了他们，为了替惨死的阶级弟兄报仇，老邢就是剜心割肺也心里高兴啊！

年三十晚上，邢进山满身是雪，背着一口袋粮食跌跌撞撞奔进家来，一摆手对老伴说：“快准备，让孩子们过年吧。”

“米和面！”孩子们欣喜地围拢过来接过口袋。邢大娘给老邢扑打着身上的雪，惴惴不安地问：

“向谁家借的？”

“嘿，大喜儿就要过门了……”

这没头没脑的话象一盆凉水浇身，邢大娘刚刚活动的心立刻凉了半截，呆愣愣地怔在那里。邢进山的嗓子眼也象被

一块东西塞住似的，哽噎得透不过气来。

寂静中，全家才慢慢明白过来。邢大娘悲愤万分，一把抱住大喜儿失声哭起来。树林、福林几个兄弟眼睁得圆溜溜的，盯着地，胸脯一起一伏。

孩子们都盼望能过一个饱暖年啊！然而米面来了，尽管个个都饿得前心贴着后背，可是谁也没心思吃这饭。因为他们深知：这难得的东西，是卖姐姐换来的啊！

就这样，把大喜儿卖给本镇一个理发铺店主的儿子，换来些钱，邢家才算闯过了年关。

捱了些日子，邢进山不得不再去找新的活路，带着几个孩子上天津闯码头。他们在天津奔波了几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装卸轮船的工作。可是，那沉重的货包，一人扛不动，两人抬着不好过踏板。监工的皮鞭没有少挨，苦重活没有少干，一天挣下的工钱不够维持一家人一天的生活，无奈，邢进山只好和孩子们又返回独流镇。

## 八、新仇旧恨

天，阴沉昏暗。

路，风雪迷漫。

饥寒威逼的邢家，男的垂头长吁，女的锁眉短叹，空气沉闷得使人喘不过气来。

“吱——”一声响，门开了。闯进一个人来。

“进山大哥，咱们上北平门头沟吧，听老乡说，那里窑没停，可以干。”来人说。

邢进山侧目看了那人一眼，又低下头，似询问又似自语地说：“能干？！”

来人又详细讲述了一遍，打保票地说：“大哥，走吧，保险有活干！”

邢进山环视着小兄弟们那一双双有些活动的眼光，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大手用力一挥，摔掉折得粉碎的柴火棒，嗖地站起来，说：“走！好歹再碰碰去，咱这煤黑子出身，到那儿或许能找碗饭吃。”

那是一九四六年初春，邢家又二次踏上了那条曾经走过的血泪路。

到了——门头沟。这里山高谷深，沟中有一条河，尸骨累累，石坡一个村，茅舍挤拥。这就是矿工的生处，也是矿工的死地啊！邢进山一看，不禁寒心。大同的工棚透风露雨，独流的土房难挡寒暑，想不到这里连个藏身窝窝都没

有。踏冰雪冒风寒来了，何处安身？于是，全家动手找茅草，搬石头，和泥土，垒了个窝棚，也在这“煤黑子村”中住下来了。

家算有了，锅中却无米。父兄们手脚不停忙到第二天，屁股不沾地就又下了井。

下井，说来简单，岂知关口重重！官僚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在门头沟实行封建包工柜制度。他们为了压榨工人，从井上到井下，设立了领工牌、进转门、坐罐笼等道道关卡，每个进矿的工人每天必须通过这几道关才能下了井。

邢家父兄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受了多少屈辱，花了多少功夫，才好容易编到三号包工柜，来到井下。

门头沟煤源丰富，是开采了几百年的老矿。美、德、比、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垄断了这里的开采权。抗战胜利后，门头沟煤矿的开采权落到了宋子文系统的国民党大官僚手里。官僚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只管掠夺矿山资源，不管矿工死活。矿井长期开采，年久失修，偏帮冒顶，经常发生。加之老窑积水不予防治，透水事件屡见不鲜。矿工们在监工的监视下，用镐、锤、钎子等原始的生产方式从事着非人的体力劳动。

全家来矿还没有站稳脚，一起不幸的事故发生了。

那天，门头沟河南街正逢集，兄弟们天不亮就下了井，心想：多干一会儿，多挣几个钱，到集上好给家弄点吃用。

谁料，打钎放炮后，大家分头去干，邢树有用镐刨煤帮，突然，顶板冒落一股碴石，将他打倒在地，当即不省人事。

兄弟们戴着半明不亮的电石灯，听惯了那噼哩啪啦的冒



落碇石声，谁也没有留意刚才的响动。过了一会儿，树森听不到树有的动静，走过去一看，急了，立即喊人抢救。狗监工却上前阻拦，催他们干活。兄弟和众工友怒火满腔，推过那家伙，一齐动手刨起来。人刨出来了，可是，树有已是头上血、身上伤，气息奄奄了。树森不顾一切，背上树有就往外跑。工友们也不理睬监工的阻止，都跟随树森出了井。大伙有的撕下衣条给树有包伤，有的张罗着凑集钱。在工友们的帮助下，经过长时间的抢救，他才从昏死中醒过来，保住了性命。

这一事，对于邢家说来，真是大祸临头啊！不仅经济上折腾得喘不过气来，而且精神上受到新的打击。树有工伤，窑主把头不仅不给医疗费，而且停发了工钱。兄弟们明明知道这无底石窟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可是为了活下去，提着头也得干，断不了连班加点。邢进山老两口看到这窑口象老虎一样张开着血口，心病复发了，树有断指，树元断腿，树森腰折的情景又不时闪现在他们眼前。孩子们一下井，老邢就跟上，生怕出了事故。孩子们晚回来一会儿，老伴就坐不住了。每天，他们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在惊恐中度过。

为了剥夺更廉价的劳动力，封建把头更大量、普遍地使用童工。邢家孩子们的童年都是在井下度过的。那时，他们兄弟五个每天在那极端恶劣和十分危险的条件下拉斗、背煤、推铁板……和大人一样干着沉重的体力劳动，可是工钱却仅仅是大人的一半。整整劳累十几个钟头还挣不到一斤棒子面钱。那年头，物价飞涨，有时掏钱慢了，一斤面的钱买不到半斤面。更可恨的是资本家的包工柜，还不给发现钱，经常是开个条子，非得上他们的“天成厚”粮店去买粮不

可，买一斤扣二两，卡着脖子克扣工人。

四儿子邢跟林推铁板溜煤，成天头朝下，脚朝上，从几十米长的陡立溜子板上，把煤一板一板推到煤车里，稍不注意，人和煤一起溜到煤车里，就会被砸死。跟林每天不停地推十五、六个小时。天天滚在煤中，时时在铁板上磨，浑身碰撞得都是伤，身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就这样，也少不了挨监工的打。一次，跟林累得实在支持不住了，往上爬的时候，没提防一大块煤滚了下来，打得他昏了过去，顺着煤直往下溜。监工硬说他睡着了，手提棍棒从阴暗的角落里钻出来，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毒打。幸好哥哥们发现，合力痛揍监工，把他从铁板上扶下来，才没有被打落在煤车内。

那时，邢福林刚十一岁，也下了窑。他每天在那被矿工称作“水牢”的下山窝，从水里捞上煤，一筐一筐顺着直立的坡道往上背。过头的背筐压得他直不起腰，抬不起头，一天要跑二十几趟。煤水顺着脊梁和两腿哗啦哗啦往下流。身子成天泡在水里，时间一长生了疮，煤筐压上，煤水再渗进伤口，刀割一般的疼。不仅如此，监工还象一条条恶狗，紧紧地跟在后边，稍有不如意，不是棍棒打，就是铁锤敲。下工回来，父母亲擦洗着福林的伤口，心疼地劝说：“好孩子，你歇两天吧，好歹还有你几个哥哥顶着干呢！”每次福林总是摇着头倔犟地说：“苦也要干！我不能光给家里添麻烦。”

是的，“苦也要干！”在那孤独飘流的日子里，小富贵（福林原名）挨门挨户讨要，常常什么也要不下，瞪着眼干挨饿，有谁过问？在那孤独飘流的日子里，小富贵跑街窜镇，常受富人欺辱，腿上被洋狗咬下血口，身上让矿警走狗

打下伤痕；又有谁心疼？没有邢家这个落脚窝，不是邢家老两口收留抚养，富贵哪能活下来。

是的，“不能光给家里添麻烦。”福林清楚地记得，从七岁到十一岁这漫长的五年里，有多少个夜晚邢大娘搂着他度过了严冬？有多少次断炊，老两口粒米未尝却把省下的汤饭留给他捱过了饥饿？又有多少回他受了把头监工的欺，养父母和兄弟们挺身而出，给他撑腰壮胆。整整五年啦，养父母象培育久旱的小树一样，一滴血、一珠汗浇灌自己，自己难道不应该为他们分挑家庭重担，受点苦、出点力吗？就这样，谁也挡不住，他照常挺着胸膛去上工。在那血汗染满的坑道里，添新仇，记旧恨，他顽强地背呀、背着……

矿工的血汗流满沟，矿工的白骨堆如山。可是，资本家、把头却在这血汗沟、白骨山建造着天堂，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当时，门头沟矿的封建大把头张振凯，在矿井所在的山顶盖了一幢小洋房。在矿开办了包工柜残酷剥削和压榨矿工还不算，又在北平开设了五金、布匹等柜铺，任意敲榨勒索人民。人们叫他“吸血精”。提起他，工人们没有一个不痛恨的。

有一回，又困又饿的邢家兄弟，下工后相跟着正往家走。

“滚开，快滚！他妈的……”远远传来狗腿子的嚎叫声。

回头看，只见张振凯上穿白绸衫，下着灰短裤，头顶大凉帽，手拖文明棍，前后簇拥着一群矿警特务，耀武扬威地走过来了。

邢树森见是大把头，赶紧招呼兄弟们快走。可是，大家

整整熬磨了一夜，迈一步似千斤，怎能走快？性情急躁的树林憋不住一肚子火，骂道：

“狗东西，井下你们欺压没活路，井上的路你们也不让走？大路朝天，也不是哪一个人的！”说着，偏偏大摇大摆走在路当中。

转眼，那帮家伙追上来了。

“这小子，不让路？妈的……”一个狗腿子狐假虎威地跑上来，一把拧住树林的胳膊，用力一拉，树林趁势跌跌撞撞猛向“吸血精”闯去。“吸血精”吓得直往后退，差点绊了个仰面朝天。

这一下，可闯了祸！你瞅，“吸血精”驴脸一拉，贼眼一瞪，“哭丧棒”一挥，那帮恶狗一齐扑上来了。顿时，一顿乱踢乱揍。

兄弟们急了，忙上去解救，然而，他们精疲力竭，手无寸铁，哪能斗得过那帮恶狗，眼看着树林被拉进了矿警所。

邢进山听说树林被抓走了，象一头暴怒的狮子向外冲去。工友们听说老邢的孩子被抓走了，也纷纷跟上来。矿警所门前立即挤挤挨挨涌了一大群矿工。

“交出孩子来！”

“为什么平白无故抓人？！”

“……”

声震山谷，威慑敌人。张振凯坐卧不宁，胆颤心惊。他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拾，于是，嘻皮笑脸地对门外的工人们说：“弟兄们，别小题大作，哪能和小孩子一般见识，只不过是吓唬吓唬。”说完乖乖放出了树林。

如果说山西大同煤窑是豺狼窝，吃人杀人的话，那么北

平门头沟煤窑这虎口也并不是好呆的地方，又何尝不是杀人、吃人？到处奔命的老工人邢进山从自己前后走过的一步血泪经历中，强烈地意识到：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穷人就是如何凭苦、凭力强挣扎，也挣不脱那紧紧套在脖子上的铁锁链。

## 九、惊雷报春

暑去寒来，邢家到门头沟煤矿一晃一年了。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武装矿警队，扩充特务网，在门头沟实行法西斯统治。就在这紧急关头，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尽快唤醒矿工，赢得解放，中国共产党在门头沟矿加强了地下党组织，并派来优秀的党的干部秘密领导工人的革命斗争。反抗的狂涛在矿山翻卷；斗争的烈焰在矿工胸膛燃烧！

到矿一年来，成天在煤窝里滚爬的邢家兄弟和穷工友都混熟了。工友们看到邢家一个个苦生苦长，纯朴憨厚，也不把他们当外人。上工时，工友们常和兄弟们在一起背着监工悄悄嘀咕，什么“这个柜头的监工挨揍了”，“那个柜头的帐房被砸了”，什么“这里出现传单啦”，“那里看到油印小报啦”……一天一个话题，一班一个内容，谈得津津有味，听得痛快开心。下工后，兄弟们又常到“锅伙”里听工友们谈天说地，什么“共产党救穷人呀”、“八路军打过来呀”，什么“蒋介石坐不长了”、“世道要变呀”象磁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

一天邢福林干完活又被留下来看工具。

掌子面黑咕隆冬，邢福林困极了，双手托腮刚合上眼。“沙沙沙”脚步声一阵响，他强打精神睁开眼一看，一盏透亮的灯闪动在眼前。

“谁？”福林有些吃惊地叫道。

灯光中，一个老工人亲昵地笑了。

这时，福林才看清来人，亲热地招呼：“蔡师傅！”

蔡师傅靠近福林坐下，将自己的灯吹灭，提在手中。

蔡师傅和邢家兄弟同在一个柜头。一年来，他们虽然不在一个掌子面干活，但经常在一起聊天。老蔡非常关心这些孩子们，孩子们也十分尊敬他。

“叔叔，您怎么没下班？”福林问。

“我计划干连班。”说着，老蔡把福林搂在怀中，又冷又饿的小福林顿时觉得一股暖流通遍全身。

其实，蔡师傅并不是要打连班，而是想晚走走，看看这些看工具的孩子们。

沉默了一会儿，老蔡若有所思地问：“福林，冷吗？”

“不冷。”福林说。老蔡又问：“怕吗？”福林又回答：

“不怕。”“对！黑夜就是再冷，再暗，也不能怕呀！”老蔡盯着福林，两眼充满了希望。

接着，蔡师傅又神情严肃地问：

“孩子，你知道是谁害死你父母的？”

福林心里象揣上兔子怦怦直跳，不知是不解，还是悲愤？总之，一股强烈的感情压迫着他，脱口一气嚷道：

“地主老财，日本鬼子，资本家，把头！”

蔡师傅喜出望外，进一步问：

“你们为什么逃回河北，又来下煤窑？”

福林半晌不语，后来仍然答道：

“是刮民党，勾子军逼的！”

“好孩子，说得对啊！”老蔡布满血丝的眼中闪动着惊

喜的泪花，挥动摧煤锹般的大手，拍着福林的双肩说：“是啊，我们穷人为什么穷，为什么苦？就是你说的那些坏蛋欺压的结果。我们穷人要想过好日子，就得抱成一个团，齐心协力和他们斗！”福林突然感到老蔡的胸脯猛烈起伏，两只紧紧捏着的拳头就象两颗十五磅的大锤压在肩上，他也觉得一团怒火象喷了一桶汽油更炽烈地燃烧在胸膛，不由自主地回身紧抱住老蔡的两臂失声叫道：“叔叔，我要报仇！”说着，眼泪夺眶而出。

老蔡也觉得一阵心酸，紧咬着牙关，半晌说不出话来。

“孩子，你的仇要报，咱穷人的仇都要报。现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正在为咱穷人出这口气，打天下呢！”老蔡布满皱纹的眼角上流露出喜悦的神情。

“解放军？”福林的小眼睛瞪得圆溜溜的。

“解放军就是八路军，是咱们人民的子弟兵，专门和压在咱们头上的那些敌人作对的。是他们坚持抗战，赶走了日寇，今天，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内战，他们又投入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的战斗。那些国民党、资本家、把头蹦跶不了几天啦。咱们穷人串搭起来跟共产党走，和他们干。革命，才能求解放；斗争，才能得胜利啊！”

原来，蔡同志就是一个地下党员。他利用一切时机，在掌子面，在锅伙里，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发动群众。

这短暂的交谈，一次又一次打开了矿工的眼界。

这闪光的思想，一点接一点拨亮了人们心头的灯。

是啊！为什么从乡村到城市，从矿山到码头，找不到穷人的一条生路？



为什么从孔“圣人”的故土，到日本鬼子的“皇道乐土”，从地主的庄园，到资本家的洋楼，穷人闯遍了天下的门，道道门都是“杀人”、“吃人”的鬼门关？

一句话，就因为咱穷人身受三座大山压迫。唯一的出路，就是走毛主席、共产党指引的光辉道路：拿起武器闹革命。

从此，在邢福林的幼小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火种。

“斗争”，他感到新鲜痛快。每次蔡叔叔给他些雷管，他就趁井下无人，把它绑在铁锹上。压在矿车底，或者塞在顶板上，象放爆竹一样引响玩。常常把铁锹炸坏、矿车穿孔、顶板崩开口，专门和柜头、监工作对。

“革命”，邢福林虽然理解得不十分清楚，但他总觉得蔡师傅说的话最知心，最爱听，他把这些话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中……

革命，正在召唤和连结着受苦受难的矿工；

革命，正象一道灿烂的曙光，渐渐透进了邢家兄弟的心坎……

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一九四七年中兴窑矿举行了一次大罢工。参加罢工的矿工挥动镐、锤、木棍，高呼：

“砸烂包工柜！”

“我们要做人！”

“……”

人们象潮水一样涌向采炭所。

邢家兄弟也卷入到这气吞山河的革命洪流中。他们奔走相告，到处传播着罢工斗争的消息，坚决声援罢工斗争。

在这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面前，资本家、把头丧魂落



魄，威风扫地，不得不答应矿工的条件。

这次罢工胜利了。邢进山这个年近半百的老矿工看着喜洋洋的一家人，有生以来第一次闪着幸喜的泪花说：“孩子们，咱穷人有了，有盼头了！”

是啊，坚毅刚强的邢进山，当老板、掌柜用棍棒打他的时候，他眼里滚动的不是泪水而是阶级的仇恨；当日本鬼子、阎匪军摧残孩子、抢走亲人时，他的眼睛里充满的是复仇的怒火。他懂得眼泪救不了命，眼泪洗不掉苦。可是，当他看到穷人真正有个出头日的时候，他的心怎能不激动啊！

一九四八年，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全面进攻。东北解放了，石家庄打下来了……胜利的喜讯，象春风一样吹遍矿区，吹暖矿工的心胸。资本家、把头却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矿工们无不暗暗高兴，都说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啦。

“解放军什么时候开过来呀？”一天，福林问他爹。

“快啦！”邢进山激动地说。

“解放军先来这儿多好！”树有也充满向往地插话。

“急什么？傻孩子。”老矿工似乎一点不着急的样子。

其实，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早已胸涌急浪。自罢工斗争以来，他就已经盼望上解放的一天了。

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了门头沟矿。

“矿工同志们，是毛主席、共产党把你们解放了！”

“毛主席、共产党。”老矿工激动地念叨着“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了咱穷人！”一头扎在亲人们的怀里，紧紧握

着那滚烫的手，千言万语从何说，止不住热泪滚滚流……

那福林他们这些孩子，在人群里挤呀，钻呀，终于挤到解放军同志跟前，看不够啊，听不够！

“矿工同志”这普通的字眼，在他们的心目中却多么新鲜，多么亲切啊！老矿工邢进山从小背着笼筐拾柴禾，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走过来，光喊他“小土佬”。当学徒后，别人都称兄道弟有称呼，掌柜、东家却只管叫他“小打杂”。后来当大师傅了，老板高兴了叫得好听，不高兴了一个劲骂“讨债鬼”。他扛活，财主明叫“受苦的”，暗咒“穷骨头”。到矿山挖煤，鬼子一口一个“苦力的”，把头一勾一个“煤黑子”。……他一生不知跑过多少地方，干过多少行的活，碰过多少样的人，有谁把他当人看？有谁平等来称呼？然而眼下的一切都变了。的确变了！从这亲切的称呼上，他已经真切地体会到了：多少年当牛做马被压在无底深渊的奴隶，今天真正翻身当家作主人啦！

这一夜，邢家谁也没有合一眼，邢进山老两口不停叨叨：树元这孩子不知在解放军里做啥？如果这时候他也回来和大家共享幸福多好！兄弟们则不约而同想到了两年前满含屈辱和痛苦离去的姐姐大喜儿，如果她能迟出嫁些时候捱到今天多美！一家人体味着胜利的滋味，设想着今后工作生活的美好情景，人人欢天喜地，个个语多话长，好象这时候在他们家已经没有了黑夜。

欢庆解放那天，邢树有参加了工人管理委员会，手持钢枪，威风凛凛地站在台前。邢树林加入了秧歌队；踩高跷，扭秧歌，披红挂彩，敲锣打鼓，和矿工们一道尽情欢呼啊，尽情跳跃。

就在这一天，沾满矿工鲜血的地头蛇，封建大把头张振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广大矿工怒视着罪大恶极的“吸血精”，苦大仇深的邢家六姓人，仿佛看到“陈老板”、“李歪嘴”、“猫腰狼”、“阎麻子”这些穷人的死对头也都跪在了人民的面前。他们那一杆子抬出去两个亲人的悲愤，九岁被逼童养的屈辱，一家七条人命的深仇，家破人亡沦为孤儿的怒火，一起涌上心头。他们怀着满腔的仇恨控诉着这些地主、资本家、封建把头、汗奸走狗的滔天罪行。矿工们一个个心情激动，放声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

这虽是风雪交加的严冬，可是在千千万万矿工的胸中早已是充满阳光的春天！

## 十、激流勇进

春天来了！

红日照矿山，气象一派新。

这是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

邢家，领得的米面一堆一垛，新缝的衣服一人一身。姐姐菊花过了门，树有、跟林都结了婚，老两口高兴得整天合不拢嘴。

为了培养一代新矿工，党在矿区第一次办起了短期工人训练班，选拔一部分积极分子去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邢树有参加了学习，矿上学习完，又选送到北京市职工业余学校。邢福林、邢树林也参加了矿工业余政治和文化学习。邢家从此有了第一代有文化的人。

在学习中，他们听领导和同志们讲旧社会为什么穷人受剥削受压迫的道理，讲党的领导，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讲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们想着自己过去的苦难和现在的幸福，长期结在心里的疑团解开了，使他们逐渐懂得了革命的道理，进一步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一九五一年，因工作需要，邢进山一家调来山西省富家滩煤矿。这时的邢家兄弟，都已成为煤炭战线上革命和生产的骨干。

转眼二十六年，原来的兄弟六个都分别组成了新的家。他们的下一代也已经有的上学，有的参军，有的上山下乡，

有的当了新矿工……一个个都茁壮成长起来了。现在的邢家已成为一个有近五十口人的革命大家庭。当年的富家滩煤矿，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七个矿和六个厂、职工三万余名的大矿——汾西矿务局。邢家兄弟分布在六个矿。解放二十多年来，他们始终奋战在煤海第一线。在党和毛主席的培养教育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兄弟几个互相鼓励，并肩前进。现在都分别担任了各矿的领导和重要工作。其中，邢树有和邢福林都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运动，邢家三代人更加焕发了青春。

老矿工邢进山已于一九六二年退休，但他却闲不住，仍然一心扑在矿山的革命和建设上。虽然七十多岁的人了，但他经常参加学习和批判会，为了节省国家的人力物力，除搞好三线泥瓦工作外，还经常利用早起时间，爬十几里山路去乡下担麦糠，矿上一年四季小修小补，满足供应。人们看到后关心地对他说：“老邢呀，你拉扯那么些孩子，受了一辈子苦，现在快入土的人了，还不该享几天清福？”

每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邢进山总是拍拍结实的胸脯，还是拉着那么硬朗的嗓门说：

“没啥、没啥。干惯啦，闲着没事干，就怪不是味的。”

这朴实的话中，包含着深刻的含义哪！过去，他只懂得要为穷人求生存，今天，他明白了生存是为了革命。为了求得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还要继续革命，前进！

邢树森，有四十五年的井下操作经验，解放至今一直担任调度值班长。工作兢兢业业，小伤小病，逢年过节从不误

班，年年月月出满勤。矿工叫他“不生锈的机器”、“老老师傅”。

一次，在井下作业过溜煤眼时，砸伤了他的腰。腰痛得直不起来，医生让他到局医院治疗，批了十几天假。他把假条往口袋里一塞，只兑了三天轮休，到局所在地介休看了看就返回了矿上，弓着腰上班了。领导和同志们一再劝他好了再干，可是他却说：“这腰是日本鬼子放野车给砸坏的，一想到这，就是伤再重，我也静不下来，我要为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出力流汗，多作贡献，决不让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在我国重演！”他就是这样，坚持不懈批资本主义，干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使邢福林这个老实耿直的掘进工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他担任水峪矿掘进三队党支部书记，多年来，文化低难不倒；时间紧挤不倒。不仅坚持不懈带头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而且始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用革命统帅生产，敢于同修正主义路线斗，敢于向大自然作斗争，带领全队创造了连续多年完成生产任务的好成绩，并多次达到国家等级队的水平。

他患有严重的矽肺病，但他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身先士卒处处起表率作用，积极引导大家学理论，搞批判，经常用自己的苦难家史教育职工，从根本上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能打硬仗的工人骨干。

邢福林被矿工誉为“苦大仇深不忘本的好矿工”，一九六九年以来，多次出席了省、地、局召开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并先后被选进了局、矿党委和工会的领导班子。



汽笛长啸，车轮飞奔。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一列崭新的列车，从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急驰而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代表们满载党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归来了。车上那位满面春风的壮汉子，就是煤矿工人邢福林。

他凝视着窗外，一路上，祖国那壮丽的春景，又一次激起他心头春潮滚滚。半个月来，他所经历的那许许多多永远难忘的事情又一次呈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一月十日，当他接到出席四届人大的通知后，他想啊想着，到了首都北京，该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些什么呢？毛主席啊毛主席！一个讨吃要饭的流浪孤儿，一个被人瞧不起的“煤黑子”，是您解放了他，使他成为一个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现在，他就要代表广大煤矿工人到您身边商讨国家大事，他怎么能不兴奋激动呢？他的心早飞到了北京，恨不得一下扑到您老人家的怀中，把他那许许多多的心里话向您倾吐。

北京，他日夜向往的地方到了。那壮美如画的景色，看不完；那扣人心弦的战斗乐曲啊，听不够！在那雄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他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参加讨论并通过了新宪法，同时，制订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宏伟规划。当中央首长在主席台上出现的时候，会堂内掌声雷动，一片欢腾。邢福林贪婪地看啊，看啊，沸腾的热血在胸中奔流，两眼止不住热泪滚滚。这是作梦吗？不！他完全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之中。

“呜！呜！呜！”列车前进的轰鸣声又把他引向新的思路：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犹如飞奔的列车，一日千里跨过了

不平凡的二十六个春天，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二十六年前那浸满仇恨的苦难岁月啊！他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充满着继续革命夺取更大胜利的无限信心；他想着如何向领导和同志们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向新的革命目标迈进？如何给那同仇共愤的六姓亲人以及孩子们报告这一特大喜讯？……他越想越多，越想越急于投入新的战斗。

“呜——”一声长鸣，邢福林好象听到了进军的号角声。他情不自禁地捧起四届人大光辉文献，仿佛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宏图、远景；他紧紧攥着英雄金笔，深深感到学懂革命理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道远而任重；他觉得一股强烈的革命责任感涌上心头：教育后一代，永远不忘本，接过红旗扛到底，使革命的事业后继有人。

他暗暗下决心：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一颗红心，一股劲，永远跟着党干革命，彻底决裂旧观念，彻底埋葬旧世界，人类解放我解放，向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迈进，一定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无产阶级革命汹涌澎湃。转眼新的一年，邢家兄弟们积极投入新的革命斗争，他们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新的征途上，团结战斗，奋发前进，继续谱写着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胜利战歌。

## 后 记

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指出：“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加强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根据邢福林同志一家的亲身经历和斗争历程，在汾西矿务局党委的领导与支持下，编写了这本《六姓同仇》。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不仅得到了邢福林同志一家的大力协助，而且得到了北京矿务局门头沟矿党委、大同矿务局煤峪口矿党委的热情帮助。驻晋中国人民解放军52972部队的胡毛安、蒋伯庆同志参加修改作了很多工作。对此，一并表示深切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书中难免还有不妥之处，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六年六月